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六十三集

酒丐

田七郎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六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六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 8/16 ・插頁2・字数：98,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統一書号：10071・390　定价：(7)0.41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實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酒　　丐

王連平藏本

提　要

酒丐范大林拾金不昧，人皆称之。壯士文奎与妓女苏蘭娘成婚，旋即赴京应試。文奎去后，鴇兒逼迫蘭娘重操旧業。蘭娘不从，被鴇兒拷打而死，尸弃荒郊。夜半，蘭娘复苏，为酒丐所救，代鳴于官，捉鴇兒入獄。

酒丐念蘭娘孤苦無依，不惜跋涉長途，代其寻覓文奎。

是时，文奎随舅父王正成出征太行山一日，王女翠娥逞强，單身出战，被山寨擒去；王正成亦遭敗陣。适酒丐过此救之，并夜入山寨救出翠娥，助官兵扫平山寨。王正成感酒丐之义，以女翠娥妻之。

后文奎夫妇亦得相聚。

第 一 場

〔王忠、吳孝、李太、張桃上〕

王　忠　自幼生来秉性剛，

吳　孝　慣使丈八蛇矛槍。

李　太　箭射双鵰誰能比？

張　桃　宣化板斧月兒光。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俺、云里雁王忠。
林中虎吳孝。
出洞蛟李太。
順牆猫張桃。

王　忠　众位头領請了！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請了！

王　忠　大王开操，我等兩廂伺候！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啊！

〔四嘍罗、四龙套引馬如龙、馬玉花上〕

馬如龙
馬玉花
（点絳唇）占領太行，兵足馬壯，逞豪强；旂帜飄揚，要把明室抗！

馬如龙　（詩）稳坐高山胆气豪，
　　　　腰横秋水雁翎刀。
　　　　風吹鼉鼓山河动，
　　　　电閃旌旗日月高。

我乃太行山寨主、馬如龙是也。

馬玉花　馬玉花是也。

馬如龙　山东鄆城人氏。自幼爱習武艺，精通拳棒。我父务农为業，只因欠下官府粮米，無法交还。將我父重責四十大板，气忿身亡。怒惱某家，反到这太行山落草为寇。每日招軍买馬、积草屯粮，准备夺取明室天下。今当三、六、九日，开操之期。众头領！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參見大王！

馬如龙　罢了，陣法可曾操好？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俱已操好。

馬如龙　吩咐操演上来！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張　桃　得令！

〔开操介〕

馬如龙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果然奥妙無穷！賞尔等羊羔美酒，下面痛飲！

王　忠
吳　孝
李　太
桃　張　謝大王！

〔吳孝、李太、張桃下〕

〔报子上〕

报　子　啓禀大王，适才探得：大明天子任用奸臣陷害忠良，滿朝尽是不平之事。

馬如龙　孤的机会到了，賢妹、妹丈听令！

馬玉花
王　忠　在！

馬如龙　有劳賢妹、妹丈扮作买卖人的模样，赶往京都，打听朝中之事。不得有誤！

馬玉花
王　忠　得令！（下）

馬如龙　正是：風云际会日，赤手整乾坤。回寨！

众　　　啊！

〔同下〕

第　二　場

〔范大杯打跟斗、使身段上〕

范大杯　（念）自幼生来好飲酒，

終朝每日街头走。

古庙安身是我家，

安貧何必羡封侯！

俺、酒丐范大杯。自幼父母双亡，留下万貫家財，俱被我周济貧家、好酒貪杯，花費尽了。虽然落在乞討之中，日飲酒家，夜宿古庙，無牽無挂，倒也逍遥自在。适才飲了一頓美酒，身子有些困倦，不免打睡片时。

〔起更介，睡介。兩石獅舞动介。范大杯起，与獅对午，扔獅倒介。交五更介。范大杯醒介〕

看天色已明，我的酒性又發作了，不免街头走走。正是：

日食千家飯，

夜宿古庙堂。

不做犯法事，

哪怕見君王！（下）

百　姓　（內）你們快瞧呀！那古庙的獅子成精了，也不知被什么能人給制伏啦？

百　姓　（內）有这事嗎？我們快快瞧瞧去！

第　三　場

〔文奎上〕

文　奎　（引）壯志凌云，空抱負！何时成名？

（詩）双双瓦雀行書案，

点点楊花入硯池。

閑坐小窗讀周易，

不知春去已多时。

〔院子暗上〕

小生、姓文名奎字仲元。西岳人氏。不幸父母早亡，虽曾入泮，尚未婚配。前到江都，偶游平康巷內，有一孝女蘭娘卖身葬父，不料被宋氏鴇兒拐卖到此，立逼为娼。是她宁死不从，鴇兒百般拷打。我念她是个孝女，出銀三百兩代她贖身。蘭娘为报我恩，与我成为夫妇，三月有余。今当大比之年，意欲上京求取功名，不免請出蘭娘商議。文祥！

院　子　有。

文　奎　有請蘭娘！

院　子　有請蘭娘。

〔蘭娘上〕

蘭　娘　云暗秋窗夜，風來雨碎时。

官人！

文　奎　娘子少礼，請坐。

蘭　娘　坐着，坐着。將妾身喚出，有何事故？

文　奎　今当大比之年，有心上京求取功名，二来与舅父問安。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蘭　娘　功名乃是正事。但不知你我夫妻可否一路同去？

文　奎　目下路途不靜，但等功名成就之后，再接娘子也还不迟。

蘭　娘　官人之言虽然有理，只是妾身住在烟花巷內，多有不便。

文　奎　娘子不必多虑，卑人自有安排。文祥，喚鴇兒母子来。

院　子　鴇兒母子走来！

〔鴇兒、宋保上〕

鴇　兒　自幼生長烟花巷，專爱銀錢灌米湯。

宋　保　生来舌長会奉承，撈毛打水是营生。

鴇　兒
宋　保　（叩头介）鴇兒母子与大爷叩头。

文　奎　起来！

〔鴇兒、宋保起介〕

鴇　兒　大爷喚我們到来，有何吩咐？

文　奎　我如今上京求取功名，你母子將蘭娘好好看待！待我成名之后，接你母子同享荣华。

鴇　兒　大爷此去，云程万里；只是鴇兒时光难度。

文　奎　这也不妨。文祥，取紋銀一百兩过来。

院　子　是。（取銀兩介）銀子到。

文　奎　鴇兒，这是一百兩銀子，以为你們衣食之用。須要

好好看待蘭娘！

鴇　兒　多謝大爷！我們万不敢慢待。

宋　保　有这一百兩銀子，活該我又有几天賭本哩。

鴇　兒　大爷在此，你胡說些什么？

蘭　娘　官人，妾身备得有酒，与官人餞行。

文　奎　生受娘子。文祥，准备鞍馬伺候。

院　子　是。（下）

蘭　娘　媽媽看酒。

鴇　兒　是。宋保，随娘来！只怕此去無音信，（下）

宋　保　家有好貨不作难。（下）

〔鴇兒取酒具上〕

蘭　娘　官人哪！

（唱）一樽别酒送郎君，

怎不叫人兩泪淋。

但願此去多安稳，

功名成就早回程。

文　奎　哎呀娘子啊！

（唱）我豈是那王郎多薄幸，

身隔千里兩同心。

此去洛陽花似錦，

望卿珍重莫焦心！

鴇　兒　（唱）这才是遂人願十分凑巧，

留下了百兩銀还有多嬌。

他怎知烟花巷迷人顚倒，

鴇兒家暗杀人不用鋼刀。

斟一杯餞行酒假做欢笑，

做高官接小姐共乐陶陶！

文　奎　生受你了！

蘭　娘　(哭介)喂呀……

文　奎　(唱)叫娘子休啼哭且免煩惱，

此一去必定要上苑名标。

叫文祥快把那馬匹备好，

馬来！

〔文祥帶馬介〕

文　奎　(唱)辞別了恩愛妻前途路遙。(下)

鴇　兒　走远啦！

蘭　娘　当眞的走远啦！

鴇　兒　嘿！眞热呀！进去吧，別叫人瞧着肉麻啦。

蘭　娘　唉！文郎呀！

(唱)霎时間不由人柔腸寸断，

每日里我只得忍受熬煎。

鴇　兒　你瞧她还怪不錯哪！

〔范大杯上〕

范大杯　(唱)每日里睡臥在神堂古庙，

我与那花兒們同乐逍遙。

把功名和富貴一齐忘了，

只覚得做王侯不如我高。

来此已是平康巷，門旁立有兩个妇人，不免向前乞討。倘若周济，也未可知。大娘，周济周济我这花兒吧！

鴇　兒　你这样的后生，不去用功受苦，叫哪个周济你？可惜你这个岁数，还不与我滚开！

蘭　娘　瞧他怪可憐的，咱們周济周济他吧。

鴇　兒　一个穷花子，理他干嘛！家去吧！

蘭　娘　你不給他，我就不回去。

鴇　兒　現时还得哄着她，别找别扭。你說給他多少吧？

蘭　娘　与他一百文銅錢。

鴇　兒　眞他媽的造化！我給他取去。（下）

蘭　娘　（哭介）喂呀……

范大杯　啊大娘！为何滿面泪容？

蘭　娘　我有滿腹愁腸，叫我从何說起！

范大杯　我名酒丐。你看我虽然貧穷，远近的人都称我乞中君子。大娘有什么为难，对我說了，我也許有个主意。

蘭　娘　哎呀且住！我見此人形容端正，并非狂妄之人。实言相告，料也無妨。君子听了！（滚白）奴家、苏氏，小字蘭香。因葬父母，自卖本身。不料被宋保拐到此地，立逼奴家为娼。是我宁死不从，任他母子百般拷打。多亏文奎文相公出銀三百兩，將奴救出苦海。奴家感恩报德，便將終身許配与他。成婚兩月有余，他如今上京求取功名去了。

范大杯　上京求名，乃是正事，为何啼哭？

蘭　娘　他因此地無有亲眷，將奴寄托烟花院中。此乃非礼之地，倘遇羞辱，性命就难保了！

范大杯　哦！原来如此。大娘子暂住院中，听其自然。我每日街市乞討。倘有不測，我聞風就到，助你一臂之力。

蘭　娘　眞乃是君子也！只是莫要失信。

范大杯　我若失信，天地鑒察！

〔鴇兒上〕

鴇　兒　这是一百文錢，拿着走！

范大杯　多謝大娘子！

鴇　兒　你走你的吧！謝謝又当得了什么！

范大杯　自然是要走的呀！正是：誰說閨中無俊眼？居然穷途識英雄！（下）

鴇　兒　女兒来呀！

蘭　娘　正是：望穿秋水情难尽，候等文郎得中回。

〔同下〕

第　四　場

〔四龙套、三头領引馬如龙上〕

馬如龙　心中怀大志，耳听好消息。（坐介）

俺、馬如龙。只因天啓無道，意欲夺取他的江山。也曾命妹子、妹丈前往京城打探，未見回报。

〔王忠、馬玉花上〕

王　忠　奉命探軍情，

馬玉花　今日返山林。

王　忠
馬玉花　参見大王！

馬如龙　罢了。命你們前去打探，怎么样了？

王　忠
馬玉花　大王容禀：

馬玉花　天子荒淫酒色，

百姓叫苦連天。

王　忠　忠良屈死大半，

奸臣得意朝班。

馬玉花　天意当起風云，

王　忠　兄王速整馬鞍。

馬如龙　孤意欲进兵除奸，不知何处可做起兵之所？

王　忠　我夫妇一路行来，惟有江都物丰民富、城池堅固，可做起兵之所。

馬如龙　俺有心前往江都打探，山寨之事交与賢妹夫妇执掌，意下如何？

王　忠
馬玉花　兄王放心前去，山寨之事有我夫妻照料，量也無妨。

馬如龙　如此，孤才放心。左右！

四龙套　有。

馬如龙　与孤更衣者！

〔牌子，换衣介〕

馬如龙　山寨之事，依照旧規而行。孤去江都，不久就回。听俺号令者！

〔牌子〕

众　　送大王！

馬如龙　免！（下）

王　忠
馬玉花　众头領，回山者！

〔同下〕

第　五　場

〔王正成、家院上〕

王正成　（詩）深感皇家雨露恩，
　　　　　　赤心一片报聖明。
　　　　　　文韜武略俱通曉，
　　　　　　要把烽烟一扫平！

　　　　老夫、王正成。大明天子駕前为臣，官拜宁远將軍。

是我久已無心做官，連辞几次，聖上不准，也是枉然。家院！

家　院　有。

王正成　来，請夫人、小姐出堂！

家　院　請夫人、小姐出堂。

〔王夫人、王翠娥上〕

王夫人　春風昨夜花如錦，

王翠娥　双双粉蝶繞园林。

〔王夫人、王翠娥进門介〕

王翠娥　爹娘万福！

王正成
王夫人　我兒少礼，坐下。

王翠娥　女兒告坐。

王夫人　老爷为何愁煩？

王正成　我因年老無子，辞官几次，聖上不准。林下無人，何以料理？

王夫人　老爷何須愁悶，你我乏子無后，乃是天定所然。况且女兒性情温良，頗知詩礼，日后必得佳婿，也能效那半子之劳。

王正成　夫人言之有理。我兒文武全材，不比寻常之女，須配个將門之子，方称我心。

（唱）嘆日月照当空催人似箭，

每日里勤王室兩鬢齐斑；

虽然是有女兒賢良堪羨，

到后来托何人奉祝香烟？

王夫人　唉！老爷！

（唱）我夫妻半生来并未行短，

偏不幸乏子嗣無有兒男。
到后来与女兒名門招选，
有賢婿頂半子理所当然。

王翠娥　爹娘呀！
(唱)劝爹娘免愁煩何須哀嘆，
兒終身自有那天定自然。
只学那古聖賢乐道閑散，
何須將女孩兒常挂心間？

〔院子上〕

院　子　啓老爷：文表少爷求見。

王正成　啊夫人，甥兒到了。

王夫人　我兒迴避。

王翠娥　女兒遵命。（下）

王正成　有請！

院　子　有請！

〔文奎上〕

文　奎　滿腹經綸具奇才，功名原自苦中来。
舅父、舅母請上，甥兒拜見！

王正成
王夫人　甥兒鞍馬劳乏，只行常礼。請坐。

文　奎　甥兒告坐。

王正成
王夫人　你父母可好？

文　奎　兒爹娘辞世了。

王正成
王夫人　哎呀姐丈、姐姐呀！山川路远，我二老未能吊唁。

文　奎　路途遥远，未得訃告，望乞恕罪。

王正成　此次上京何事？

文　奎　一来求取功名；二来与舅父舅母問安。

王正成　好，就在花園之內居住，到时投考便了。家院！

家　院　有。

王正成　打扫花园，安置文公子。

院　子　是。

太　监　（內）聖旨下！

王正成　夫人迴避，香案接旨。

〔王夫人下。四龙套引太监捧旨上〕

太　监　聖旨下！跪听宣讀！詔曰："今有太行山賊寇馬如龙造反，命宁远將軍王正成挂帅，發大兵十万前往征討。"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王正成　供奉中堂。有請公公后堂留宴。

太　监　咱家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王正成　送公公！

太　监　請！

〔四龙套、太监下〕

文　奎　恭喜舅父！賀喜舅父！

王正成　大家同喜。賢甥文武双全，明日上朝保你以为前部先鋒，同往討賊便了。

文　奎　多謝舅父栽培！

王正成　后面备得有酒与賢甥同飲。

文　奎　甥兒奉陪。

王正成　正是：風云今际会，

文　奎　平賊报君恩。

〔同下〕

第 六 場

〔范大杯上〕

范大杯 (念)貧莫憂愁富莫夸，
哪有常貧久富家？
树到秋时黄叶老，
年来依旧又开花。
俺、范大杯。自从那日乞討平康巷內，偶遇蘭娘与我一百銅錢，命我打探文生下落。这且不言，这几日挨門乞討，积下錢鈔甚多；只是無有一个难中朋友前来找我，我將它用去甚是可惜。今日也不上街，不免喚了众家弟兄，前去酒館痛飲一日，才得暢快。众家兄弟哪里？

〔四乞丐上〕

四乞丐 来了来了。大哥呼喚我們，可是上街有事？

范大杯 我們今日也不上街，同往酒館痛飲一日，你們意下如何？

四乞丐 我等情願奉陪。大哥請！

范大杯 請！

百姓甲 (內)列位，你們都看見了么？

众百姓 (內)看見什么？

百姓甲 (內)你看那范大杯，他先人留下万貫家財，被他济貧救苦花完了。今日身落乞丐之中，还与众花子相依相傍。我們好笑啊！哈哈哈……

四乞丐 大哥你看，他們取笑我們，待我罵他几句。

范大杯 不可。众位賢弟，豈不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濫矣！"

四乞丐　来此已是酒館。

范大杯　喚酒家来。

四乞丐　酒保走来！

〔酒保上〕

酒保　什么事这么乱七八糟的？原来是一群花子！常言道："乞兒不可並行。"今天要飯，为何来了这些人？

四乞丐　我們今天不去街头討要，都是来吃酒的。

酒　保　今天来的不凑巧，堂中客都坐滿了，改日再来吧。

范大杯　啊，酒保哥！今日吃多少，都算我的。

酒　保　范相公，你乃乞中君子，請到后边楼上坐。

范大杯　休笑乞兒来路难，

酒　保　高低人物不一般。

四乞丐　为何眉开又眼笑？

酒　保　不过为的几文錢。

范大杯　請！

〔范大杯、四乞丐下〕

酒　保　伙計們！小心家伙！（下）

第　七　場

〔石世茂上〕

石世茂　（唱）这銀子燒得我心中慌乱，

急忙忙迈大步轉回家园。

我、石世茂。江右人氏。出門貿易，賺下利息銀子，回家看望妻兒。看天色尚早，赶路便了。銀子呀，銀子！你可把我愁死啦！

（唱）三年未見嬌妻面，

再有一日便团圓。

一霎时腹中飢兩腿發軟，

吃一杯水酒兒好把心寬。

只顧赶路，酒飯也沒吃。如今又渴又餓。（看介）那旁設有酒鋪，待我喝上一杯再走。来此已是，酒保！酒保！

〔酒保上〕

酒　保　来啦！来啦！

石世茂　酒保！酒保！

酒　保　客官想是用酒？

石世茂　不錯，用酒！用酒！

酒　保　請到里边。

石世茂　快請！快請！

酒　保　好急性子啊！

石世茂　酒保，拿酒来！拿酒来！

酒　保　是。酒到，客官請用。

石世茂　不用在此伺候，喚你再来。

酒　保　这人好急性子！（下）

石世茂　（唱）我身边帶銀子將心愁悶，

只急得战兢兢坐臥不安。（飲酒介）

手兒里执酒壺不用杯盞，

嘴对嘴我这里一气飲干。

哎呀！天色不早，还得赶路。酒保！酒保！酒錢現在桌上，就此去了。正是：一心忙似箭，兩腿快如風。（下）

范大杯　（內白）酒保哥，今日多有攪酒！錢写在賬上，改日再付。

酒　保　（內）我們正吃飯，不送啦！

范大杯　(內)豈敢！豈敢！

〔范大杯上〕

范大杯　且喜今日吃得酒足飯飽，众弟兄已然先行走去。不免趁此酒兴，前村步月一回。(看銀包介)这是何人遺留下的包裹，其中定有銀子，莫非是天賜我的？呀啐！想我拾了包裹如此欢喜，但不知那失銀之人，怎样焦急！若是富貴之人所失，还則罢了；若是貧寒之家，他的性命休矣！且喜無人在此，我不免寻一僻靜之所，再与他看上一晚。等到天明，那失銀之人定来找我，再把还与他，有何不可？有理呀！有理！銀子呀，銀子！你随俺来！(牌子，圓場) 来此已是古庙，待俺打开观看。哎呀且住！此乃代他人看守的包裹，如若打开，那失主找来，必定多疑。还是不看的为是啊，还是不看的为是。不免就在这金剛腿下头，枕包裹打盹片时。(睡介)

〔打三更介〕

范大杯　听譙楼之上，鼓打三更。心中有事，不能安睡，待我院中步月一回。

(唱"折桂令")

俺酒丐一生，

好一似渴驥奔泉；

逍遙酒店，

每日里游戏人間！

对此月光呵！

(唱)看天空碧霄銀汉。

你看大殿之上，有古劍一口。待我取下观看。好劍呀！

（唱）这龙泉松紋古篆，
　　分明是神物落人間。
你看月光如水，宝劍騰輝，不免舞劍一回，以遣良夜。

〔舞劍介。打五更，鷄叫介〕

且喜天色已明，待我拿了包裹，仍在酒館等候失主便了。（圓場）来此已是酒館，酒保哥，开門来！

〔酒保上〕

酒　保　来啦。日影照欄杆，鶯声燕語喧。（开門介）范大相公，你眞早呀。請到里边坐吧。

范大杯　請！（下）

酒　保　我給您备酒去。（下）

〔石世茂急上，跑圓場介〕

石世茂　（唱）好酒貪杯銀丢掉，
　　心中好似滚油熬。
　　急急忙忙往前跑，（跌介）
　　全家性命要糟糕！

〔范大杯上〕

范大杯　这位客官，有何急事这等慌張？

石世茂　（四外看介）有一个門，有窗戶，还有酒杯。正是这兒，酒保！酒保！

范大杯　你到底有何急事呀？

石世茂　你管不了，躲开我这兒。酒保！酒保！

范大杯　你到底有何急事呀？

石世茂　你管不了，躲开我这兒。酒保！酒保！

范大杯　何妨說出来，我与你分憂解愁就是。

石世茂　什么？你一个花子，連吃喝都混不上，还給我分憂

解愁？打算朦事呀？別他媽的不害臊啦！酒保！酒保！我的爹！

酒　保　（內）嗳！（上）

誰这么直叫喚呀？

石世茂　（抓酒保介）酒保，昨天我在你这兒喝酒，丢下一个青布包裹，快快还我便罢；如若不然，我跟你一場官司！

酒　保　你等等！你昨兒来喝酒，是那么慌慌張張，直眉瞪眼的。走的时候，連人都不招呼一声，誰又見你什么包裹？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你沒見牆上写着"銀錢交櫃"嗎？大清早上別这兒睛朦事啦！

石世茂　天爷爷！可坑苦了我啦！

范大杯　啊，客官休要着急，我倒拾了一个包裹在此。你且將包中何物說出来，如若相同，便是你的。

石世茂　怎么着，我的包裹，你拾去啦？花子大哥！你还我得啦！

范大杯　还你不难，須將包裹形狀、內中包的何物，說將出来，方能还你。

石世茂　我說！我說！

范大杯　快快講来！

石世茂　我那包裹乃是青顏色，長有一尺、外系紅帶，被你拾去对不对？

范大杯　外面倒一样，內藏何物？

石世茂　里头乃是銀子。

范大杯　共有多少？

石世茂　每錠二十兩，共有五錠。

范大杯　哦！乃是五錠銀子。大家看来。（打开包裹，看介）果然

不差，应該还你。

石世茂　哎呀且住！包裹是我的，包裹內銀子是我的。銀子一分也不短，他又是个花子，我豈不要酬謝与他？这可怎么好哇！有啦，我說銀子短了一封，他必害怕逃走；我省下来的这个銀子，連路上吃喝帶盤費都有啦。这可眞是好主意！好哇！你这个人可不对呀！

范大杯　怎么，还了你的銀子，我倒不对啦？

酒　保　这小子，眞他媽的沒良心！我听他說些什么。

石世茂　你知道我包裹里头是多少銀子嗎？

范大杯　适才你曾言道：包中銀子五錠，共是一百兩。

石世茂　我是明明告訴你說，包裹里头是一百零四兩銀嗎。我明白啦，我的包裹被你拾去，你見財起意，把我的那四兩零头給吞沒啦。我的錢也是一把汗、一把汗掙来的，不容易呀！趁早还我便罷；要不給我，咱們就是一場官司！

范大杯　此包自落我手，并未开看，你莫非是記錯了吧？

石世茂　什么？会記錯了？我的銀子还会記錯了嗎？告訴你說：錢就是我命，今兒不还我，算是不成！

酒　保　得啦！別賴好人啦！你瞧他穿的穷，打算訛他呀？告訴你說：这位范大官人外号人称酒丐，誰人不知，哪个不曉？他要吞沒你的銀子，不会又还你，趁早給我走！你这官司到哪兒也贏不了。

石世茂　好哇！你倆人合謀一气，吞沒我四兩銀子，还要唬我呀？走！咱們找地方說理去，走走走！

范大杯　哪个惧你？

酒　保　你旣打算打官司，你倒是眞走呀！穷嚷嚷干什么呀？

石世茂　(背供介)本打算唬他一唬，找个台阶就下。誰知这倆小子都那么死心眼子。好在我是失主，官司打到哪兒，我也輸不了；弄巧还許官断他賠我四兩銀子，豈不是更便宜嗎？

酒　保　你怎么不言語呀？

范大杯　此人情虛，由他去吧！

石世茂　我倒变成情虛啦？走就走，打官司去！正是：銀子就是我的命，

范大杯　为人豈可昧良心？

酒　保　你說：这眞是善門难开呀，我跟范大官人当見証去啦。

〔同下〕

第　八　場

〔四衙役、門子引县官李丹上〕

李　丹　(引)身受皇恩，秉忠心，除暴安良。

(詩)百里封侯虽小官，

居然贏得政声賢；

上报君恩勤民事，

遍地桑麻乐悠閑。

本县、李丹。官居江都县。且喜上任以来，政簡民安，夜不閉戶。今日升堂理事，众衙役，伺候了！

〔石世茂上〕

石世茂　走走走！咱們沒有完，見官說去。

〔范大杯、酒保上〕

范大杯　任憑于你。

石世茂　誰亏心誰是王八蛋！大老爷寃枉呀！

李　丹　外面何人喧嘩？

衙　役　有人喊冤。

李　丹　帶上来！

衙　役　告狀人走进。

石世茂
范大杯　大老爷冤枉！
酒　保

李　丹　你們哪个是原告？哪个是被告？

石世茂　老爷，小人是原告。

李　丹　你叫什么名字？有何冤枉？一一講来。

石世茂　小人名叫石世茂，江右人氏。出門貿易，賺下利息，回家探望妻小。中途腹內飢餓，去到酒館吃酒。不料多貪几杯，竟將包裹遺失，被这花兒拾去。小人第二日来找，是他交还与我，內中短了四兩銀子。望求大老爷作主。

李　丹　你包中共帶多少銀兩？

石世茂　小人帶一百零四兩銀子，共是五錠；还有小錠的讓花子給吞沒了。

李　丹　酒保，你叫什么名字？

酒　保　小人叫錢有財。

李　丹　石世茂可是在你館中吃酒嗎？

酒　保　是。

李　丹　他怎样失去銀兩，你可知曉？

酒　保　只因昨日黃昏时分，这个石世茂慌慌張張跑来喝酒。吃完放下酒錢就走，走时連面兒也沒照，並不知道丟失銀兩之事。今兒早起剛剛开門，这位范大官人来到我的館中。沒有多时，这石世茂便跑来向小人索要包裹。范大官人从旁插言，包裹乃是他昨日在

館中拾去，等失主已然守了一夜。当下問明包裹銀兩数目，当面交还。誰知这姓石的忘恩負义，先說銀子一百兩；等到說明交还，忽然变臉，說他的銀子共是一百零四兩。您想范大官人如若打算吞沒他的銀子，不会全数拿去嗎？何必替他守上一夜，再还他哪？

李　丹　此話倒也有理。范乞兒你叫什么名字？

范大杯　小人名喚范大杯。

李　丹　我看你像貌清奇，举止端詳，不像为非作歹之人。你一个窮人，既然拾了这許多銀子，定是天賜；你为何还要还他？

范大杯　大老爷，小人拾銀之时，心中想到：失銀之人，如是富貴人家，还則罢了；若是貧寒之人，一旦失去許多銀子，他全家怎生得了？倘若逼出人命，造孽非淺。因此，小人去到古庙之中，替他看了一夜。今日天剛一亮，便往酒館之中，等那失銀之人，来交还于他。誰知交还之后，他却說內中銀子少了四兩，望乞老爷公断。

李　丹　本县自有道理。石世茂！

石世茂　老爷。

李　丹　包裹今在何处？

石世茂　現在小人手內。

李　丹　呈上来。

（石世茂呈銀介）

李　丹　果然一封銀子。（看介）我来問你：你的銀子共是多少？

石世茂　一百零四兩。

李　丹　此銀多少？

石世茂　一百兩。

李　丹　哦，我明白了。昨日有人报案，言說在郊外失了一个包裹，內中有一百兩紋銀。不想被范乞兒拾去，今日正好圓案。来人！

衙　役　有！

李　丹　銀包存庫，候那失銀之人来領。

石世茂　老爷，为何將小人銀子給沒收了？

李　丹　适才你亲口說道：你失的銀子是一百零四兩；此銀乃是一百兩，数目不符，豈能为你所有？你还是去到酒館之中，寻你那一百零四兩的銀子去吧。

石世茂　呀，老爷！这包銀子实在是我的。小人一时胡塗怕他索要酬謝，存心吓唬他。誰知弄巧成拙，自投罗網，您饒了我就得了！

李　丹　嘟！大胆狗才！范大杯拾金不昧，称得起乞中君子。你这狗才忘恩負义，反要訛詐于他，眞乃天良丧尽！如此刁頑，情理难容，此銀已然入庫，下去！

石世茂　老爷，你这叫什么断法？

李　丹　本县就是这个断法，再要多言，大刑伺候！

石世茂　嗳嗳嗳，大老爷！那就是小人的銀子。

李　丹　众衙役！將此刁民重責四十大板，叉了下去！

衙　役　是！

石世茂　别打了，銀子我不要还不行嗎？（跑下）

李　丹　范大杯！

范大杯　大老爷！

李　丹　將此包裹銀子与你，以为奬賞。

范大杯　啊大老爷，小人不敢受此銀兩。

李　丹　却是为何？

范大杯　想此銀乃他人所有，非分之錢，受之有愧。

李　丹　听你之言，眞不愧乞中君子也！包裹暫时存庫，留充善举。来，包裹入庫。

衙役甲　（將銀包交內場介）包裹入庫。

李　丹　看十兩銀子过来。

〔門子取銀子介〕

門　子　銀子到。

李　丹　付与范大官人。

〔門子付銀介〕

范大杯　为何重賞小人？

李　丹　你拾金不昧，眞乃君子！本县所賜，休得固辭。好好設法上进。你二人下堂去吧！

范大杯　多謝大老爷！

李　丹　掩門。

〔四衙役、門子、李丹下〕

范大杯　正是：为人莫仗千般巧，

酒　保　报应来时后悔迟。

〔同下〕

第　九　場

〔鴇兒上〕

鴇　兒　文生数月未回轉，娘兒少吃又無穿。

我、平康巷老鴇兒便是。自从文生上京，久無音信。他这一百兩銀子也花光啦，我几次三番挑逗蘭娘做买卖，她都不允。适才想了一条妙計，待我將我兒子宋保喚出，商量行事便了。宋保走来！

〔宋保上〕

宋　保　生成好命当捞毛，吃喝抽賭外帶嫖。

媽呀，叫我做嘛呀？

鴇　兒　我說兒子！

宋　保　媽媽！

鴇　兒　自从文生走后，錢也花光啦，你倒是想个主意呀。

宋　保　我有什么主意呀？

鴇　兒　你沒有主意，我倒有个主意。附耳过来！（咬耳介）

宋　保　主意倒好，人家信嗎？

鴇　兒　軟的不行，咱們不会揍她嗎？

宋　保　对！就是这么办。我先躲开，你把她叫出来。咱們是一計不成，还有二計；二計不成，还有三計。我先找地方抽口再来。（下）

鴇　兒　蘭娘快来！

〔蘭娘上〕

蘭　娘　来了！

郎君一去無音信，寒衾独寢恨更長。

媽媽万福！

鴇　兒　坐下坐下。

蘭　娘　告坐。媽媽喚奴出来，有何話說？

鴇　兒　姑娘，你今日想文郎，明日也想文郎。你瞧他一去这么些日子，連信都沒来过一封，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何？你这么一朵鮮花，給他守活寡嗎？再說日子也要过的，照这么下去怎么成呀！

蘭　娘　媽媽这話就不对啦。想文郎临行之时，留下一百兩銀子，再三將奴托付与你。他要是取得功名回来，豈不是大家都享榮华富貴嗎？別說咱們有的过，就

是过得苦一点又有什么呢？常言說的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暂时穷困，又算得了什么！

鴇　兒　你眞是实心眼呀！你不知道，这年头的人，都沒好心眼。我眼睛見人多啦，憑他那样花花公子，別說是闊不了；就算他眞闊了，有的是名門貴族，能要一个烟花妓女去做正室夫人嗎？你想他一去大半年，連信都沒来一封，你还瞧不出他的意思嗎？

蘭　娘　文郎絕不是忘恩負义之人。目前路上不平稳，他不来信，必有緣故。哪能就算他負心哪？

鴇　兒　年輕閱历淺，哪懂得如今人心險詐呀！你不信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蘭　娘　瞧就瞧吧，反正我是主意拿定的啦。

鴇　兒　到时候可別怨我不提醒你。

蘭　娘　你別紧自頻啦！我有我的主意，怪您干嘛呀！

鴇　兒　得！你不听我的好話，算我白說。

蘭　娘　本来廢話嗎！

〔鴇兒恨介〕

〔宋保上〕

宋　保　定下牢籠計，来此劝多嬌。媽，大事不好啦！

鴇　兒　喲！什么事呀？

宋　保　法不傳六耳，您这来，我跟您說。

鴇　兒　什么要紧的事呀？

蘭　娘　他母子鬼头鬼腦，裝模做样的，我倒得留点神。听听他是說我不是，反正我有准主意。（听介）

宋　保　（故做低語介）适才街上都嚷嚷动啦：文相公做了大官啦！

〔蘭娘惊介〕

鸨　兒　阿弥陀佛！謝天謝地！可該咱們娘兒三个享荣华富貴啦。你还不肯当她面說干嘛呀？

宋　保　您先別喜欢，文相公官是做啦，但是可娶了亲啦。

鸨　兒　怎么着，你知道是誰家的姑娘嗎？

宋　保　那我倒不知道，据說是个宰相的小姐。招贅之后，打發文祥偷偷到原先住的店里头，取什么要紧的东西；还囑咐店家別讓咱們娘兒三个知道。这話能告訴蘭娘姑娘，招她生气嗎？

〔蘭娘指宋保、鸨兒恨叹笑介〕

鸨　兒　老是不告訴，也不是事呀。她尽顧一死守活寡，咱們日子怎么过呀？再說也誤了她的青春呀！咱們为她好，总得說！

〔蘭娘归坐，故做不知介〕

鸨　兒　你当眞还想守文相公嗎？

蘭　娘　（冷笑介）哼！"好馬不配双鞍鞊，烈女不嫁二夫郎"。这話还用媽媽你再說嗎？

鸨　兒　好孩子！你別傻啦！你知道文相公做了官啦嗎？

蘭　娘　怎么会不知道啊？

鸨　兒　那么你知道这个小沒良心的停妻再娶嗎？

蘭　娘　那我更知道啦。不是宰相之女嗎？

鸨　兒　喲！怎么你也知道啦？

蘭　娘　不是都打你母子嘴里說出来的嗎？不用往下說啦，倆字考語——不信！

鸨　兒　爱信不信，你沒見保兒說，街上都嚷嚷动啦嗎？

蘭　娘　他們爱嚷嚷不嚷嚷，告訴你說，我也不是三岁兩岁的孩子。挤眉弄眼、造点子謠言說：夜猫子来啦，快点別哭；楞說大香蕉辣嘴，連糖都是苦的。这种

唱隔壁戏的玩意兒还打算哄我呀！也得成啊！

鸨　兒　这丫头眞是狗咬呂洞宾——不識好人心呀！

宋　保　本来么，世上哪找咱們母子这兩个好人心哪！

鸨　兒　依着我兒子，本不打算跟你說实話。我为你好，才告訴你。讓你早点打主意，倒說我母子成心哄弄你。眞气死人啦！我問問你：明明是眞的，你看出哪点是假的来啦？

蘭　娘　眞人面前，別說假話。当眞要我給你抖露出来嗎？我也問問你：話要眞背人說，就該別的屋里說去。也用不着先大惊小怪的，等人家想听，再挤眉弄眼、故意大着声音說小話。世上有当着人面前說私話的嗎？还說是为好，叫我及早想主意。你的意思我全明白，惦記我也不是一天啦；左不是挂牌子当妓女、接客为娼、替你們掙錢吧。什么是为我呀！我說的对不对呀？告訴你說：我虽是女流之輩，也知三从四德。我从了良再下海呀，別說文郎他对我那般情意，我决不会負心背义；滿打他眞負了心，我还有个死哪。你母子別做那个清秋大夢啦！

鸨　兒　好你个臭丫头片子！嘴眞厉害呀！別瞧你不是我亲生女兒，常言道：一日为娘，終身是母。叫你干嘛就得給我干嘛！

蘭　娘　哼哼！

鸨　兒　那姓文的小杂种！

蘭　娘　駡人随你，要是当着我駡文郎，我可不爱听。

鸨　兒　別他媽的肉麻啦！自从他去后，攏共留下一百兩銀子，够几天花的？別管他說的話是眞是假；你猜的对不对，反正这小子不来信、不来錢是眞的。我沒

錢替人家养老婆，趁早想开了点，免得媽媽生气。

蘭　娘　你別嫌我，我还早就不願意在这兒住啦。告辞啦！

鴇　兒　上哪兒去呀？保兒！把門插上，等我跟她算帳！

蘭　娘　你母子不是嫌文郎不寄錢，沒錢养活我嗎？好在文郎已然代我贖身，那我离你家，你也少花了錢，也省了心；我还保全清白身子，咱們豈不兩便嗎？喲！你怎么把門給插上啦？这还有强留的嗎？

鴇　兒　好你个臭丫头片子呀！保兒，先把她衣服扒下来！你还說不短我身价銀子啦？这大半年的功夫，你吃的穿的、咱們娘三个花的，三个身价銀子都过去啦。要走也不难，得給我留銀子！

蘭　娘　要沒有銀子哪？

鴇　兒　就得跟我做买卖！

（念扑灯蛾）

賤人做事太欺情！

出言頂撞为何因？

宋　保　打呀！打呀！

鴇　兒　（念扑灯蛾）

你今若是不应允，

定要你的命殘生！命殘生！

〔鴇兒打蘭娘介〕

宋　保　喲！怎么躺在那兒不动啦！媽！你別打啦！瞧瞧吧，別打出人命来呀。

鴇　兒　打死她無非臭塊地！（摸介）这臭丫头眞讓我給打死啦？这可怎么办哪？

宋　保　这回該我出主意啦，咱們母子兩人將她背往江岸，脖子上給她墜一塊石头，往江心一推。她一輩子也

上不来，豈不是人不知鬼不覺嗎？

鴇　兒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在前头把風，瞧瞧有人沒有？現在就把她背了出去。

〔鴇兒背蘭娘介。轉圓場〕

鴇　兒　我叫你少喝兩盅，偏多喝。瞧你一个妇道人家，醉的这样兒！黑更半夜的，哪兒雇車去呀？

宋　保　說的是呀！

鴇　兒　得啦，下来吧！这就是你的墳地啦！

〔范大杯内嚷介〕

宋　保　媽呀！媽呀！下夜的来啦，快跑吧！

〔鴇兒、宋保放下蘭娘跑下〕

范大杯　（内）兄弟們，帶路！

〔范大杯引四乞丐上〕

范大杯　（唱）每日里尋醉乡逍遙閑散，

好一似李青蓮斗酒百篇。

众賢弟前帶路古庙回轉，（被尸身絆住，吃惊介）

呀！

見一个醉汉子倒卧江边。

唔呼呀！不想暮夜江边，竟有醉乡同道。众賢弟，打火看看是我輩中人么？

〔乞丐甲打火，看介〕

四乞丐　哎呀！大哥不好！此乃一赤身露体女子，身有伤痕，大概是被人給打死的。

范大杯　有这等事？待俺看来。（看介，脫衣盖尸介）众賢弟，可知此女是誰？

四乞丐　我們都不認得。

范大杯　你不識得，你不認得，我却認得。

四乞丐　她到底是誰呀？

范大杯　此女名喚蘭娘，就在前面烟花巷中居住。那日愚兄前往乞討，多蒙她贈我一吊銅錢，故尔相認。常言道：受人点水之恩，須当涌泉答报。她今被人打死，豈忍坐視？且喜我这十兩銀子尚未用完。有劳哪位賢弟，到大街之上敲开店門，买一口棺木来，先行成殮。明日愚兄再去寻找害她的人，好与她报仇雪恨。

乞丐甲乙　我二人願往。

〔乞丐甲、乙拿錢下〕

范大杯　快去快来！今晚天气甚寒，大家可去拾些枯柴，生火取暖。

乞丐丙　这差事我去。（下）

范大杯　蘭娘呀蘭娘！你身受屈死，你若有灵，何不托上一兆？也好寻找害你之人，与你报仇雪恨。

〔蘭娘苏醒哎介〕

蘭　娘　哎呀！

范大杯　你这就是托兆嗎？

蘭　娘　好打呀好打！可疼死我啦！我怎么这么冷……

范大杯　哎呀且住！我看此女不是詐尸，定是还魂。啊蘭娘，你可認得我？

蘭　娘　你是誰呀？

范大杯　啊蘭娘！我便是那日乞兒酒丐，可还記得？

蘭　娘　你就是酒丐？我怎会得到这兒来啦？

范大杯　适才我弟兄由酒館回庙，見你被人打死，赤身倒臥。我已經命人去买棺木成殮与你。不想你又还陽来了。

蘭　娘　喲！可不是我沒穿衣服嗎？怎么我脖子上还系着一塊石头哪？我明白啦，定是鴇兒母子將我打死，恐怕事犯当官，把我系石投江。不想遇見恩公，才得活命。請上受奴家一拜吧。

范大杯　不敢当！不敢当！听娘子之言，打你的便是那日門首站定的宋保兒嗎？

蘭　娘　可不是那兩个狠心的东西嗎！（哭介）

〔乞丐丙取柴火上〕

乞丐丙　柴火来啦。哎呀！怎么詐尸啦？

范大杯　这位蘭娘她活了！娘子不必悲伤，且待天明，我范大杯替你出头伸冤便了。

蘭　娘　多謝恩公！

〔乞丐甲、乙与二人抬棺上〕

乞丐甲乙　大哥大哥，棺木来啦！

范大杯　不用了。

乞丐甲乙　怎么不用了？

范大杯　不想你們走后，她又还陽啦。

乞丐甲乙　那么，那怎么办哪？这口棺材——

范大杯　与那来人五百銅錢，搭了回去吧。

乞丐甲乙　听見沒有，死人又活啦，用不着啦。范大官人給你們二位五百錢，抬回去吧。

二抬棺人　多謝范大官人。

〔二人抬棺下〕

范大杯　列位賢弟！你我弟兄將蘭娘身旁堆上枯柴，將火点着，坐以待旦。啊蘭娘！但不知鴇兒为何將你这般毒打？

蘭　娘　众位恩人容禀！

（唱）未曾开言兩泪汪，

尊声恩公听端詳：

兒夫求名把京上，

鴇兒起下坏心腸。

百般毒打不容讓，

受尽了千辛万苦我只为文郎！

范大杯　原来如此。待明日报官伸明寃枉，我再与你寻找文相公的下落便了。

蘭　娘　如此，感恩非淺！

〔鷄鳴介〕

四乞丐　天亮啦！天亮啦！

范大杯　天色已明，便請蘭娘同往县衙走走。

蘭　娘　（看下身介）只是奴家赤身露体，怎好行走？

范大杯　賢弟过来。

乞丐甲　什么事，大哥？

范大杯　这里有一錠銀子，快与蘭娘买身衣服来。

乞丐甲　是啦。（跑下）

蘭　娘　恩公如此大恩，我蘭娘何时得报？

范大杯　济困扶危，乃是大丈夫所为。

〔乞丐甲买衣上〕

乞丐甲　衣服买到。

范大杯　（付衣服介）娘子，衣服在此。我等暂且迴避。穿好之后，同往古庙，待我写張狀子，前往鳴寃便了。

〔范大杯与四乞丐下〕

蘭　娘　看那旁有一片蘆葦，待我到那里將衣服穿好。（下）

第　十　場

〔鳴鼓介〕

〔四衙役、門子引李丹急上〕

衙役甲　啓太爷：范大杯帶一民女喊寃。

李　丹　喚他进来。

〔范大杯、蘭娘上〕

范大杯　高堂悬明鏡，

蘭　娘　王法不容情。

范大杯
蘭　娘　与太爷叩头！

李　丹　范乞兒，你身后何人？

范大杯　乃是平康女子蘭娘。

李　丹　到此何事？

范大杯　現有狀子呈上。

李　丹　取来本县观看。

〔衙役呈狀介〕

李　丹　“具告狀人苏蘭娘。因葬父母自賣己身，不料被平康巷宋鴇兒买去，立逼为娼。民女立志不从，多蒙文相公出銀三百兩，救离苦海，配为夫妇，三月有余。文相公进京求名，留下紋銀一百兩，交鴇兒母子照看民女，以为度用。自文相公走后，鴇兒母子二次逼我为娼，民女不允，被她毒打而死，意欲拋往江心。多蒙恩人范大杯搭救还陽。聞得大人爱民如子、法不妄断，跪求伸寃！哀哀上告！”有这等事！衙役

拿本县火籤，速到平康巷將宋鴇兒母子鎖来，不得有誤！

衙役甲　是。（下）

李　丹　范大杯，你眞乃乞中俠义也！

范大杯　太爷夸講。

李　丹　哈哈哈……

〔衙役甲引鴇兒、宋保上〕

衙役甲　鴇兒母子拿到。

鴇　兒　鴇兒母子与太爷叩头。

李　丹　宋鴇兒，你母子逼良为娼，其罪非小。又將烈妇苏蘭娘打死，該当何罪？

鴇　兒　小妇人院中并沒有什么苏蘭娘。

李　丹　还要强辯？傳苏蘭娘与她对質。

蘭　娘　宋鴇兒，你差点沒把你姑奶奶打死。想不到报应昭彰，我又活了。

李　丹　眞賍实犯，有招無招？

鴇　兒　小妇人無招。

李　丹　將她与我夾起来！

鴇　兒　小妇人受刑不过，有招有招！

李　丹　蘭娘所控，可是事实？

鴇　兒　俱是实言。

李　丹　命他母子画供。

〔鴇兒、宋保画供介〕

李　丹　押了下去，按律治罪。

〔鴇兒、宋保下〕

李　丹　范大杯，文生未回，蘭娘無家可归。你乃乞中君子，本县在宋鴇兒手內取还文生所留一百兩銀子；命你

代蘭娘寻房居住，随时照看，你意如何？

范大杯　孤男寡女，瓜李之嫌，多有不便。蘭娘有太爷做主，料無惡人敢去侵犯。等她安居之后，小民不才，願替她天涯海角寻找文生，使她夫妻团圓便了。

李　丹　你旣如此仗义，本县任憑于你。掩門！

〔四衙役、門子、李丹下〕

范大杯　娘子随我来。

蘭　娘　恩公請！

〔同下〕

第十一場

〔王翠娥上〕

王翠娥　（唱）見旌旗閃龙蛇临風招展，

奴虽是閨閣女不讓兒男。

都只为太行山馬賊造反，

他要夺我主爷錦綉江山。

我的父为元帅出兵征战，

这几日連敗陣好不心煩！

奴家、王翠娥。只因太行山馬如龙造反，我父王正成奉命出征；是奴家再三苦求，才得跟来。不想賊兵声势浩大，連敗数陣。是我本想杀賊立功，怎奈我父执意不允，这便怎么处？明日会战賊兵，我不免假做观陣为名，到了兩軍陣前，一馬当先杀將出去。倘若天助成功，豈不是一場佳話？我就是这个主意。

（唱）定下了巧机謀明日交战，

且看我女英雄一馬当先。（下）

第十二場

〔四龙套引王正成、文奎上〕

王正成　（唱）奉王命征賊寇雄兵十万，

但不知何日里扫尽狼烟？

悶懨懨坐宝帳軍書观看，

〔报子上〕

报　子　馬如龙討战。

王正成　吩咐出兵迎敵者。

〔轉圓場。四龙套引馬如龙上，起打。王正成、文奎敗下，馬如龙追下〕

王翠娥　（內唱）

匹馬單槍战場上，

〔王翠娥戎装上〕

王翠娥　（唱）旌旗招展日無光。

勒住絲繮用目望，

那旁来了女娘行。

奴家、王翠娥。未奉父命，私自出征。那旁来了一員女將，待我迎上前去。

〔馬玉花上，对陣介〕

馬玉花　大胆丫头！擋住你家姑娘去路，通名受死！

王翠娥　你家姑娘乃王元帅之女、王翠娥是也。女寇留下名姓！

馬玉花　你姑娘馬玉花。趁早回去便罢，免得劍下做鬼。

王翠娥　女寇休得張狂，听我道来！

〔馬玉花、王翠娥同拔劍亮相。同起鑼介〕

王翠娥　（唱）女寇休要逞剛强，

奴家言来听端詳：

我父奉命擒賊寇，
要把你等一扫光。
休要頑强把天兵抗，
赶快下馬来归降！

〔对舞劍介。馬玉花敗下，王翠娥追下〕

〔馬玉花上〕

馬玉花　女將杀法厉害，不免用絆馬索擒她！

〔王翠娥上，馬玉花擒王翠娥下〕

第十三場

〔范大杯、三乞丐上〕

范大杯　（唱）涉水登山往前进，
寻找文生走一程。
我、范大杯。受了蘭娘之托，寻找文生。三位賢弟，前面什么所在？

三乞丐　乃是太行山。

〔幕內喊杀介〕

范大杯　四外喊杀之声，待我登高一望。

〔范大杯、三乞丐上桌看介。王正成、文奎敗上，四龙套引馬如龙追下〕

范大杯　呀，三位賢弟，你我有了出头之日了。

三乞丐　大哥何出此言？

范大杯　你看前面敗的官兵，后面賊寇追赶。待俺痛飲一回，杀賊立功便了。

〔范大杯取出身上酒壺飲酒介。从桌上翻跳下，脫衣身段。王正成、文奎逃上。范大杯放过，迎馬如龙交手介。馬如龙敗下，范大杯率三乞丐追下。王正成、文奎、范大杯、三乞丐再上〕

王正成　多蒙四位壯士相救！

范大杯　豈敢。

王正成　此地不是講話之所，你我回营一叙。

〔圆場〕

王正成　来，与壯士看座！

范大杯　謝坐。

〔丑丫鬟上〕

丑丫鬟　啓元帅：大事不好啦！

王正成　何事惊慌？

丑丫鬟　小姐私自出兵，被一女寇擒往太行山去啦。

王正成　（急介）你怎么講？

丑丫鬟　擒往太行山去啦。（下）

王正成　哎呀！这这这……

（唱）听說女兒遭罗網，

怎不叫人痛断腸！

哎呀賢甥啊！你表妹不听我言，私自出馬。如今被賊寇擒去，只怕性命有些难保！

文　奎　舅父不要悲傷，吉人自有天相。

范大杯　元帅不必憂慮，俺范大杯不才，情願夜探太行山。如將小姐救回，也未可知。

王正成　但得如此，感恩非淺。

范大杯　此去太行山，还有一条妙計。

王正成　願聞其詳。

范大杯　此去如能救回小姐，但看紅灯为号，請元帅急速派兵在山口埋伏。內应外合，不但小姐得救，还可扫平山寨。

王正成　眞乃妙計！你我照計而行。

范大杯　事不宜迟。三位賢弟暫在营中听候佳音，俺就此去也！（下）

王正成　兒呀……

〔同下〕

第十四場

〔"急急風"。四龙套、四嘍罗引馬如龙、馬玉花、王忠綁王翠娥上〕

馬如龙　將她綁在标杆之上。

四嘍罗　啊！（綁介）

馬如龙　呔！王翠娥！你早早劝你爹爹归順便罢；如若不然，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王翠娥　有死而已。賊子你何必多言？

馬如龙　好个倔强的丫头！嘍罗們！將她与我乱箭穿尸！

四嘍罗　啊！

馬玉花　且慢！大哥不可莽撞，想大哥尚無压寨夫人，何不將她收下？

馬如龙　只恐这丫头不允。

馬玉花　小妹自有道理。嘍罗的！將她綁了送到你姑奶奶房中，待我解劝于她便了。

四嘍罗　啊！

王翠娥　咳！

〔四嘍罗綁王翠娥下，馬玉花下〕

馬如龙　嘍罗們！小心防守。

〔同下〕

第十五場

〔范大杯走边上。做身段〕

范大杯　啊哈！

（念）飞檐走壁数我能，

腰中宝劍燦寒星；

捷似猿猴輕如燕，

一身来去影無踪。

男兒意气重血性，

拔刀相助遇不平。

报国丹誠何惜命，

要憑身手显英名！

俺、范大杯。只为搭救王翠娥性命，夜探太行山。看月色朦朧、山势巍峨，正好行走也！

（唱“粉蝶兒”）

俺这里躡足潜踪，

早度过危山險嶺。

观閃閃冷月疏星，

听微微人声呼应，

襯着那馬嘶鳴。

寂静山环里，

意惶惶虎胆怦怦，

觅不着嬋娟影！

且喜度过山嶺，只是寻覓不着王小姐如何是好？唉咳，有了！看那旁有座刀斗，不免盤將上去了望一回。

〔范大杯上高，扯“順風旗”望介，倒插翻轉介〕

〔“急急風”。馬如龙、馬玉花、四嘍兵綁王翠娥上〕

馬如龙　嘍罗的！劝她不允，將她吊在藏珍楼上，与我痛打！

范大杯　呀！看翠娥小姐命在危急，我不免用起調虎离山之

計，放起火来！（翻下放火介）哎呀不好！后山火起！

〔內設楼台布景〕

馬如龙　看后面火起，定有奸細。来，將王翠娥綁在楼上，好好看管。待俺迎上前去。

〔四嘍兵綁王翠娥上楼介。馬如龙、馬玉花下〕

范大杯　妙啊！賊子已中我之計，不免登楼救王小姐要紧。

〔范大杯“鷂子翻身”，爬上楼介，暗杀看守嘍兵救王翠娥介〕

范大杯　小姐快走！

王翠娥　你是何人？

范大杯　卑人范大杯，奉你父之命前来相救。快随我縋下楼去。

〔范大杯从楼上縋王翠娥介。下楼翻跌介〕

范大杯　事急了，小姐快走！

王翠娥　兩足痲木，如何是好？

范大杯　这——

〔幕內喊杀介〕

范大杯　哎呀！小姐！事到万急，顧不得男女授受不亲。待我背負于你，爬上山去。

〔范大杯背王翠娥上桌介〕

〔馬如龙、馬玉花領四嘍罗分上，过場〕

众　拿奸細！

〔馬如龙、馬玉花領四嘍罗分下〕

〔范大杯背王翠娥下坡介〕

范大杯　且住！想我来时曾与王元帅訂妥。放火为号，將賊誘出山寨，埋伏众官兵乘虛搗其巢穴；然后兩下夾攻，哪怕山賊不灭？事到其間，不免放起火来，誘賊离山便了。（放火介）呔！賊子听者！某今独来探山，

誰敢来？誰敢来？

〔馬如龙、馬玉花領四嘍罗上〕

馬如龙　哪里走！

〔追圓場。范大杯时快走，时慢走，戏耍众人介〕

范大杯　賊子来呀！（背王翠娥作身段下）

馬如龙　追！

〔同下〕

第十六場

〔"急急風"。四官兵引二官將上〕

官將甲　看范大杯已引賊寇离山，我等不免前去搗其巢穴。众官兵一齐进山！

〔同下〕

第十七場

〔"急急風"。二官將、文奎上〕

文　奎　看山寨火起，必是范义士得手。众官兵，上前接应去者。

〔轉場，范大杯拉王翠娥上〕

范大杯　好了！接应已到，待我抵擋一陣。

〔馬如龙、馬玉花領四嘍罗上。起打介。范大杯杀馬如龙。王翠娥擒馬玉花介。二官將引四兵上〕

范大杯　嘍罗听者！山寨已破，降即免死。

四嘍罗　我等願降！

范大杯　一齐綁赴轅門請功去！

〔同下〕

第十八場

〔王正成、文奎、范大杯、王翠娥上〕

王正成　此次扫平太行山，小女得脫虎口；我兵轉敗为胜；皆范义士之功也！待本帅修本进京，奏明聖上，定有恩旨。

范大杯　多謝元帅提拔！

王正成　义士智勇双全，为何落在風塵之中？此番又因何到此？

范大杯　小人乃江都一个酒丐，受了平康巷中一位烈妇之托，来此寻找一人；不料遇見賊寇抵擋官軍。

文　奎　那位烈妇叫什么名字？

范大杯　苏氏蘭娘。因受鴇兒虐待，几乎打死。被俺救轉回生，受她重托，替寻她的丈夫。

文　奎　如此說来，义士又是賤內的恩人。請上受我一拜！

范大杯　豈敢当此大礼！昨晚到此，只顧与賊兵交战，还未領教將軍姓名。你敢莫是姓文？

文　奎　小弟正是文奎。

范大杯　眞乃巧遇也！

王翠娥　啊！爹爹！（哭介）

王正成　女兒为何落泪？

王翠娥　女兒不听爹爹吩咐，私自出兵，誤陷賊手；虽承范恩公搭救，此乃終身奇耻大辱，待女兒自刎了吧！

〔王翠娥自刎介，王正成奪劍介〕

王正成　事已过去，我兒幷未失身賊手，何必行此拙志？

王翠娥　喂呀……

王正成　賢甥，你快快劝劝你的表妹去吧！

文　奎　賢妹聰明过人，千万不可行此短見，以免二老傷心。

王翠娥　表兄！

文　奎　賢妹請講。

王翠娥　豈不知列国鍾建之故事？

文　奎　我明白了。啓稟舅父：看表妹之意，只为身是女子，被范义士黑夜之間背在身上，逃將出来。有鍾建附体之嫌，故尔欲行短見，望乞舅父做主。

王正成　原来如此。范义士可曾娶有妻室？

范大杯　四海飄零，哪有妻室。

王正成　我看范义士，乃当代奇俠；我女亦非尋常脂粉。意欲結为秦晉之好，不知意下如何？

范大杯　这个——

文　奎　表妹素性貞烈，如若不允婚事，她的性命休矣！

范大杯　只恐不配高門。

王正成　豈有不配之理？

范大杯　如此，岳父請上，受小婿大禮参拜！

〔王翠娥羞下〕

王正成　哈哈哈！今乃黄道吉日，不如就在这賀功筵前举行婚禮。明日再与賢甥同往江都县，迎接甥媳便了。

范大杯
文　奎　遵命。

王正成　后堂擺宴，一来祝賀范义士花燭之喜；二来与諸位將軍賀功！

〔尾声，同下〕

田七郎

李万春藏本

提要

武承休喜交友，夢神囑交獵戶田七郎。武乃向田百般通款，田母面拒之。

七郎入山打獵，因爭虎誤伤人命，被捕入官。武重金行賄，救田出獄。田母感之，遂囑七郎报武。

武僕林兒調戏武之兒媳，被武子撞見，林畏罪逃，投入鮑府，鮑二庇护之。

武命僕人捉来林兒，亲送县衙。县令姜够本受鮑之賄，反責武。田七郎憤恨难平，遂刀杀林兒。鮑二到官告武杀人，武恒、武承休叔侄被傳。姜以官压民，当堂刑杖逼供，重責承休，气斃武恒。

田七郎奉母命化裝樵夫，为武报仇。杀死鮑二后，在追赶姜够本时，总鎮率兵至，圍田。田突圍不出，自刎死，立尸不倒。姜赶来，田尸杀之，尸身乃倒。

第 一 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引)交友投心忘生命，感动神灵。

(詩)不乐为官隐山林，

四海交游訪良宾，

与朋友交言有信，

推己及人孔子云。

在下，武承休。乃辽陽人氏。祖遺薄产，尚能丰衣足食。不料結髮之妻中途亡故。留下一子名叫武紳，娶妻王氏，他夫妻二人倒也孝順。家中之事，全仗叔父照管。是我平生最好結交，細心思考：得人甚稀，失人甚易。引咎自思，亦莫名其故。昨晚偶得一夢，神人指示：那田七郎可共患难。不知田七郎是何如人也？不免將書童喚出，問問他可知曉。書童哪里？

林　兒　(内)啊哈！(上)

(念)正在打麻將，

忽听老爷叫，

可惜一手牌，

三番帶單吊。

員外爷在上，林兒有礼！

武承休　罢了。

林　兒　員外叫我，有何吩咐？

武承休　只因昨晚偶得一梦，神人指示于我：东村有一田氏七郎，可共患难。此人你可知曉？

林　兒　我說員外爷，俗語有句話：“梦是心头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家听戏入迷，我看您交朋友也入了迷啦。我知道有財迷、戏迷、气迷、还有这个——我別說啦，沒听說过交朋友还入迷的！您想想：咱們这样的俗人，焉能感动神仙？分明是您迷信太深，腦气不淨。豈不聞聖人云“攻乎异端”，“敬鬼神而远之”乎！

武承休　你小小年紀曉得什么！朋友为五倫之一，交友之道，礼义当先。你乃頑皮的小孩子，懂得什么！

林　兒　我本不懂什么。可是您問我，我又不能不說，对与不对請您自己斟酌。您不是問那田七郎嗎？我是不知道。您要是交朋友至誠，請您自己打听去。沒我什么事！

武承休　你既然不知，随我前去訪問。与我帶馬！

林　兒　是啦。

武承休　（唱二黃搖板）

昨夜晚夢境中神人示告，
田七郎是良友頗可相交，
叫書童你与我鞍韉备好，
我亲身去东村訪問根苗。

〔同下〕

第　二　場

〔田母上〕

田　母　（引）兒行孝道，賢媳婦，井臼有条。

(詩)苦度光陰乐田苗,

冬日紡織夏鋤刨;

勤儉恭謹兴家道,

孝悌忠信教兒曹。

老身、田氏。乃七郎之母。先夫去世,家業蕭条。我兒捕獵为生,娶妻陈氏,夫妻和美,在老身膝前承欢尽孝。我兒今早进山捕獵,这般时候,还未見回来。想那深山險惡,与虎豹爭斗,倘有不測,叫我婆媳倚靠何人。因此終日心焦!正是:举家大小欢聚好,兒行千里母心焦。

(唱二黃三眼板)

終日里整家园思想周到,

嘆我兒去捕獵受尽煎熬!

入深山幽谷內擒虎捉豹,

怕只怕遇不測性命难逃。

午飯时还未見我兒来到,

叫为娘坐不安、食不飽、身倚柴扉、望眼欲穿、盼兒归、細問根苗。

淸晨起三叩首佛前禱告,

保佑着母子們乐享逍遙。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二黃搖板)

入深山登峻嶺得来虎豹,

踏險道攀山崖搜索熊巢。

剝皮革長街市柴米糴糶,

奉娘亲当报那养育劬劳。

母亲在上,孩兒有礼!

田　母　哎呀兒呀！你你你……回来了？

田七郎　孩兒回来了！

田　母　每日进山，回家甚早；今日为何这般时候才得回来？好叫娘放心不下！

田七郎　母亲哪里知道，今日进山，遍处搜寻，未見一兽。孩兒寻至后山澗下，遇一斑斕猛虎，孩兒与它爭斗半日。那虎暴躁如雷，威風猛烈，孩兒斗它不过，將它誘至深潭窄澗之內，澗窄虎大，跳躍不灵，孩兒乘此一刀，刺入胸膛，將虎擒着。因此耽延时間，恕孩兒不孝之罪。

田　母　我兒遇此凶險，又將这猛虎擒住，此乃是山神保佑，待我謝天謝地。

田七郎　当謝天地！

田　母　兒呀！你媳妇現在后面，收拾午飯，將猛虎放下，随为娘一同用飯。

田七郎　孩兒遵命！

田　母　随娘来呀！

〔同下〕

第　三　場

〔林兒、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二黃搖板）

一路上观不尽山林盛茂，

望翠柏碧綠色楊柳垂条。

白云处現奇峰灵崖飄渺，

村落里見农夫耕种禾苗。

来此已是东村，但不知田七郎住在何处？書童！

林　兒　有！

武承休　前面借問一声。

林　兒　是。列位請啦！

村　民　（內）請了！

林　兒　借問一声，田七郎住在何处？

村　民　（內）前面一帶竹籬，兩扇柴扉，就是他家。

林　兒　劳您駕！

村　民　（內）好說！

林　兒　回稟員外：前面一帶竹籬，兩扇柴扉，就是他家。

武承休　將馬帶住，待我向前叩問！（下馬、叩門介）里面有人么？

〔田七郎上〕

田七郎　村中賓朋少，何处客来邀？
　　　　是哪一位？

武承休　在下乃行路之人，偶遇風霜，身体不爽。暫借尊处歇息歇息，事后自当重謝！

田七郎　行路之人，歇息歇息又有何妨？請！

〔武承休进門介，林兒隨进介〕

田七郎　請坐！

武承休　有坐！

田七郎　請問員外，上姓高名？

武承休　在下武承休，西村人也。聞得宝庄有一田氏七郎，特来拜訪。請問尊兄貴姓高名？

田七郎　豈敢！小可便是田七郎。

武承休　原来是田兄，失敬了！

田七郎　員外到此，必有所为？

武承休　久聞壯士篤誠信实，素有賢孝之名，故尔特来拜訪！

田七郎　我乃一介村夫，何劳員外夸獎。

武承休　請問壯士，家中还有何人？以何为業？

田七郎　員外听了！

（唱二黃平板）

隐荒村性疏懶不通世道，

因鄙陋近农庄缺少知交，

只在那母堂前稍尽孝道，

为生計入深山圍獵耕樵。

武承休　尊兄！

（唱二黃平板）

适才間游山景宝庄来造，

訪賢兄为良朋拜謁英豪。

想你我欲相交何必客套，

倘不弃跪神前同把香燒。

叫林兒你与我忙取財宝，

將薄禮奉伯母勿嫌菲薄。

田七郎　（唱二黃搖板）

萍水相逢怎能扰？

非是在下不識交。

若叫后堂娘知道，

定要責我不相饒。

員外快些收起，莫要見怪！

武承休　些許薄禮，万勿推却！

田七郎　适才言过，老母常常言講，不劳之財不可輕受。

武承休　想你我一見如故，道义相交，何在金錢？一定要收下的。

田七郎　我若收下，老母定要責罰于我，何人担待？

武承休　如此說来，何不將伯母請出一見？

田七郎　如此，員外稍坐。孩兒有請母亲。

〔田母上〕

田　母　母慈子賢孝，傳家聖道高。

兒呀！請我出来何事？

田七郎　今有鄰村武承休、武員外，仰慕孩兒，前来拜訪。相贈黄金一笏，孩兒再三不收，武員外执意奉上老母，以作甘旨之費。故此叫孩兒將母亲請来相見。

〔林兒窃听介〕

田　母　啊！萍水相逢，哪有贈金之理？况且那武員外家財豪富，我們高攀不起。我兒不可与他相交。待我辞退于他便了！（进門介）啊員外！

武承休　伯母！侄兒这厢有禮！

田　母　員外少禮？請坐！

武承休　有坐。

田　母　方才我兒言道，員外相贈黄金，我母子实实不敢領受。

武承休　如此薄敬，何足挂齿？請伯母笑納！

田　母　呃！員外說哪里話来，我母子隐居山林，耕田捕獵，頗可度日。我兒終朝打獵，無暇交友，員外快將原贈收回，我母子万万不能領受！

武承休　伯母何必太謙？旣然相贈，哪有收回之理！如不收下，侄兒就要强贈了！

田　母　貴客好無道理！我想交友必須兩下情願，哪有强交之理？我这里茅屋窄小，不能容留貴客。我兒送客！恕老身失敬了！（下）

武承休　賢弟！听伯母之言，愚兄还有什么歹意不成？

田七郎　員外休怪，老母上了几岁年紀，言語不周，我这里

当面謝罪。旣然老母不准，員外請將原贈收回，改日登門謝罪。

武承休　旣然如此，愚兄就从命了。

（唱二黃搖板）

贈黃金原为那交友之道，

不料想老伯母不收分毫。

辞別了七郎弟容日領教，（上馬介）

这一片交友心枉費徒劳。

〔武承休、林兒下〕

田七郎　（唱二黃搖板）

我看他虽不像为惡品貌，

怎能够違慈命自把罪招。

施一礼請老母恭領訓教，

〔田母、田妻、田子上〕

田　母　（唱）貧寒子怎能够結交富豪？

田七郎　母亲請坐。

田　母　你夫妻也一旁坐下！

田七郎
田　妻　謝母亲！

田　子　参見爹爹！

田七郎　罢了。

田　母　兒呀！那武員外临行之时，与你講些什么？

田七郎　是他言道，眞心交友，徒劳往返。

田　母　他原是眞心訪友，你不明老身的心意。我有几句言語，你且听了！

田七郎　母亲訓教。

田　母　武承休乃当地豪紳，我們交之不宜。常言道：受人

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难。多积陰德，諸福自至，乃是取决于天。尽力农事，加倍收成，乃是取决于地。善教子嗣，昌大門楣，乃是取决于人。魚吞餌、蛾扑火、未得而先丧其身。猩醉酒、蚊飽血、已得而仍亡其軀。如猩醉酒，攫血方休，似蛾扑火，焚化身亡。蛾死于明火，故有奇智者必有其殃。游魚死于芳綸，有美嗜者必有美害。我兒生来心粗性躁，不审通权。兒只有持天然朴厚誠实之心，仰慈愛平和寬仁之訓，則庶能挽救于既倒，而自立于天演淘汰之世界也。

（唱二黃正板）

我母子守淸貧休貪財宝，
教訓你富豪家不可相交。
常言道受人恩必当答报，
受人財必得要舍命酬劳。
况我兒与他人不是友好，
不劳財叫为娘怎受分毫？
若收下他錢財多有不妙，
受人恩若不报惹人笑嘲。
从今后与他人往来断了，
免为娘把此事挂在心梢。

田　妻　（唱二黃搖板）

老娘亲金石論当領訓教，

田七郎　（接唱）

为丈夫我怎敢違背年高。

田　妻　（接唱）

看紅日已墜西天色不早，

田七郎　（接唱）俺这里閉柴扉將門关牢。

〔同下〕

第　四　場

〔武恒上〕

武　恒　（引）生平無所好，乐清閑，自在逍遙。

（詩）不願居官隐山郊，

薄田数頃自耕澆，

和平处世無煩惱；

忠厚傳家福祿高。

〔家院暗上〕

武　恒　老汉、武恒。居住辽陽，家有薄田数頃，春种秋收，倒也安然。自从先兄亡故，拋下侄兒武承休。侄妇下世，留得一子，名喚武紳，娶得孙媳王氏，他父子、夫妻倒也孝順。怎奈侄兒武承休素有孟尝之癖，專好交友，老汉也不計較于他。今日不見，又不知往何处去了？不免將孙兒、孙媳喚將出来，問个明白。家院！請少爷、少夫人前来問話。

家　院　是。有請少爷、少夫人堂前問話。

〔武紳、王氏上〕

武　紳　（詩）为官家事多纏繞，

商賈在外苦奔劳；

看来万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倒逍遙。

王　氏　（詩）龙鳳呈祥手自描，

錦門綉戶寂無聊；

丈夫讀書在学館，

夫妻恩爱乐陶陶！

武紳
王氏 祖父在上，孙兒有禮！

武恒 罢了。

武紳
王氏 將我夫妻二人喚將出来，但不知有何訓教？

武恒 只因你父一日未曾在家，老汉放心不下，你夫妻二人可知他往何处去了？

武紳 孙兒在学館攻書，方才回来，不知我爹爹做何事去了。

武恒 孙媳你可知道？

王氏 孙媳今日未曾下楼，我也不知爹爹往哪里去了。

武恒 你二人既然不知，回房歇息去吧！

武紳
王氏 是！（下）

武承休 （內）書童帶路！

林兒 是啦！

〔林兒、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田伯母虽年迈性情不好，

阻攔我与七郎不得相交。

霎时間来至在自己門道，

我这里甩金鐙忙下鞍轎。

参見叔父！

武恒 罢了，坐下！

武承休 謝坐。

武恒 兒呀，你往哪里去了？

武承休 侄兒去往东村，訪問田七郎去了。

武　恒　田七郎为人如何？

武承休　田七郎为人誠实，頗重义气，故尔前去訪問。

武　恒　你可曾相見？

武承休　侄兒已見着此人，彼此义气相投，怎奈田母有些古怪。

武　恒　怎見得田母有些古怪呢？

武承休　侄兒贈他黃金一笏，那田母不但不要，反倒申斥孩兒一頓。

武　恒　那田氏母子不爱金銀，甘受清貧之苦，眞乃世間少有，似这样孝义之人与他交好，不枉你一生之志。

武承休　請叔父后堂安歇，侄兒另有裁处。

武　恒　你也用飯去吧！

武承休　侄兒随后就到。

〔武恒下〕

武承休　哎呀且住！神人指示于我，旣然应兆，难道就罢了不成？

林　兒　我說員外！这个念头，簡直的您就不用想啦。

武承休　怎么不必想了？

林　兒　您听我告訴您：那田媽媽对他兒子說啦：她說員外家財豪富，他們高攀不起。您想为跟他交朋友，还得先混穷了嗎？我看您干脆死了这条心吧！

武承休　哎呀，眞乃是母賢子孝！我自有道理。家院！拿我名帖随定書童，去請田七郎过庄飲酒。听他講些什么，急速回来告我！

林　兒
家　院　是！（下）

武承休　眞乃难得啊！

（唱西皮搖板）

田伯母实賢德治家有道，

那七郎可称是孝义的英豪。（下）

第五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轉二六板）

遵奉了慈母命山村避隐，

不許俺街市上濫交友人。

那一日武員外亲身訪問，

要与某結金蘭献上黄金。

娘不叫受他人分毫相贈，

辜負他交友心枉費途程。

〔林兒、家院上〕

林兒
家院　（唱西皮搖板）

庄中奉了員外命，

特地前来請佳宾。

林兒　来此已是。

家院　田七郎开門来！

田七郎　是哪一位？（开門介）原来是老掌家！到此何事？

家院　老奴乃是武員外的家人，奉了我家員外之命，前来問安。現有請帖呈上。

田七郎　哎呀且住！武員外差人前来，請俺赴宴，若是推辞不往，豈不辜負了他的美意。若是前去，老母見罪，如何是好？（想介）我自有道理！啊掌家！回得府去，禀知你家員外，就說俺身体不爽，改日登門叩

謝！

家　院　老奴乃是奉命前来，相請台駕！若是不往，我家主人必要嗔怪于我。

田七郎　老管家不必多言，稟知你家員外，就說俺与他后会有期，快些去吧！

家　院　如此，告别了！

（唱西皮搖板）

　　辞别田爷往家奔，

　　回家稟报咱主人。

〔家院、林兒下〕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

　　武員外相邀我去把酒飲，

　　恐老母降下罪不敢前行。

　　他那里整佳肴空將俺等，

　　把一片相交心化做灰塵。（下）

第　六　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二黃原板）

　　嘆人生榮与辱原有定分，

　　富貴家須当要周济貧民。

　　自那日夢境中神人指引，

　　指示我与七郎可共死生。

　　他母子受清貧令人可敬，

　　非有此賢德母不能生这孝順的兒孙。

〔家院上〕

家　院　（唱）奉主命到东村七郎去請，

他执意推却我所为何情？

参見員外！

武承休　罢了。七郎可曾請到？

家　院　老奴奉命前去邀請，七郎言道：有恙在身，改日登門叩謝。

武承休　此乃是七郎托言有病。我自有道理。家院！請門客們进見！

家　院　是。有請众位門客！

〔山当倘、毛老道、白眼猥、苟畢上〕

山当倘　法輪常轉路正西，

毛老道　指佛吃飯又穿衣，

白眼猥　白吃白喝白听戏，

苟　畢　五香豆腐大蝦米。

山当倘　洒家、山当倘。

毛老道　山人、毛老道。

白眼猥　在下、白眼猥。

苟　畢　吾叫苟畢。

山当倘　列位請了！

毛老道
白眼猥　請了！
苟　畢

山当倘　庄主相邀，一同进見！

毛老道
白眼猥　請！
苟　畢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猥　庄主在上，我等有礼！
苟　畢

武承休　公等少礼！請坐！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告坐！（坐介）將我等喚来，有何事議？

武承休　只因东村有一獵戶，名喚田七郎，此人孝义無双。是我亲至他家拜訪，他母子度日艰难，故尔以金相贈。他母不單不受分毫，并且不令七郎与我相交。我命蒼头奉請七郎过府飲宴，他执意不来。故尔与諸公商議。

山当倘　这有何难，今晚三更待貧僧去至他家，將他盜来便了！

白眼狼　得啦，大师傅！我倒知道偷猫盜狗，沒听說偷人的。我說大师傅，您把您宝刹的門可千万关严喽，别叫人家把您給偷了去。您就保重得啦！

毛老道　此計不好。待山人略施法力，將他拘来就是。

白眼狼　道爷，您这个主意，跟沒說一样。又弄那障眼法兒，这不是那个事情。想那田家是母賢子孝，非你我可比。

武承休　依你之見？

白眼狼　依我的主意，不用費多大心思，管保就来！

武承休　計將安出？

白眼狼　想您上他家拜訪，無非受他一茶之惠，您就奉送黃金一笏，他母子分文不受。請他飲酒，他又不来，可見得这金銀酒飯，难以打动于他。

苟　畢　唔呀！員外！这白眼狼的話，可对得很哪！喝他一壺茶，給他一笏黃金，他都分毫不要。請他吃飯，他是一定不能来的。

武承休　不必多言！白先生有何妙計？

白眼狼　依我之見：您还是到他家去，登堂索飯。那田七郎必定整頓酒飯，款待員外。您先吃了他的飯，然后再請他，他是斷無不来之理。

武承休　此計甚好。等到明日前去。正是：自古英雄爱好汉，

（下）

苟　畢　毛老道最喜花和尚。

白眼狼　你别挨駡啦！

〔同下〕

第　七　場

田七郎　（內）走啊！（上）

（唱西皮搖板）

得来野味心头爽，

急忙回家奉高堂。

迈步来在村头上，

武承休　（內）七郎兄慢走！

田七郎　（接唱）

忽听后面喚七郎。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急急催馬忙赶上，

知己相逢叙衷腸。

七郎兄請了！

田七郎　員外請了！

武承休　七郎兄你想煞我了！

田七郎　多蒙挂念。員外要往何处而去？

武承休　特来拜訪。

田七郎　請至家中待茶。

武承休
田七郎　請！

田七郎　（唱）有請員外家中往，

武承休　（唱）結交良友把身防。

〔同下〕

第　八　場

〔田妻上〕

田　妻　（唱西皮原板）

　　　　嘆兒父終日里深山独往，

　　　　得虎狼換粮米奉養萱堂。

　　　　我的兒年紀小頗有胆量，

　　　　一家人守清貧苦度时光。

〔田七郎、武承休上〕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

　　　　霎时来在家門外，

　　　　員外稍候片刻来。

　　　員外，稍候片刻。

武承休　請便。

田七郎　开門来！

田　妻　（开門介）丈夫回来了。

田七郎　回来了。母亲現在哪里？

田　妻　現在后面。

田七郎　武員外到此，你去陪伴母亲。

田　妻　是。（下）

田七郎　員外請！

〔武承休进門介〕

田七郎　請坐！

武承休　有坐！

田七郎　日前老母言語唐突，多有得罪！

武承休　豈敢！昨日命家下人来請，听說兄台欠安，为此前来問候。

田七郎　多承員外挂心，当面謝过。

武承休　啊兄台！小弟一路而来，腹中有些饑餓，請賜酒飯一用。

田七郎　舍下無有佳肴美酒，不过粗食野味，何敢言賜？員外少坐，待俺去取。（取飯菜介）員外請酒！

武承休　叨扰了！

（唱西皮搖板）

謝过了兄台情义好，

一飯之恩当报劳。

深施一礼謝佳肴，

打扰不当了。

田七郎　（接唱）

粗茶淡飯休笑嘲。

請！

武承休　請！

（唱西皮原板）

多承仁兄贈佳肴，

促膝相談知己交。

兄台英雄天下少，

为何埋沒在山郊？

田七郎　（唱西皮原板）

員外不必美言道，
愧煞七郎枉英豪！
我母子村居無煩惱，
不貪功名挂紫袍。

武承休　兄台不乐为官，願在家中奉养老母，以尽人子之道，真乃孝义無比。

田七郎　夸奬了！

武承休　弟約兄台明日过庄一叙。望屈駕一往，兄台你是万無推却的了！

田七郎　明日禀过家母，必当造府問候！

武承休　七郎兄，你我相交，要以信义当先，不可失信！

田七郎　員外說哪里話来！俺生平从不言謊。

武承休　告辞了！
（唱西皮快二六板）
相交不必論客套，
哪顧路远与途遙。
請七郎明日要早到，
准备美酒請英豪。（下）

田七郎　（唱西皮二六板）
武員外待俺情义好，
并無有半点意傲心高。
明日过府去拜造，
与他結为羊左交。（下）

第　九　場

〔林兒上〕

林　兒　（唱西皮搖板）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机半句多。

我、林兒。只因我們員外最喜欢交朋友，把田七郎爱的如同性命一般。喝茶也念道田七郎，吃飯也念道田七郎，睡觉，可就忘啦！今兒个請下田七郎，命我整頓酒飯；又叫我在村头等候，看天色不早，我就此走走！（下）

第 十 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請下了七郎兒为何不到？

盼知己不由我心似油熬。

〔林兒、田七郎上〕

林　兒 （唱）田員外且稍待容我稟报，（进介）

員外！

（唱）那七郎在門首拜謁知交。

武承休 七郎兄来了？有請！

林　兒 有請！

武承休 七郎兄哪里？

田七郎 員外！

武承休
田七郎 （笑介）啊哈哈哈……

武承休 請！

〔田七郎進入介〕

武承休 請坐！

田七郎 告坐！

武承休　兄台为何来迟？

田七郎　今早进山捕獵，归家稍晚，故尔来迟。員外恕罪！

武承休　豈敢！（对林兒）書童擺酒！

林　兒　是啦！（擺酒介）

武承休　請！

田七郎　到此就要叨扰！

〔田七郎、武承休入席介〕

武承休　七郎兄，弟有一事相托，兄台必須应允。

田七郎　不知員外有何吩咐？

武承休　奉求兄台与我采买虎狼之皮，弟有用处。書童！將銀兩取来！

林　兒　是啦！（取銀介）

田七郎　想那虎狼之皮，不过是寻常之物，何用这許多的銀兩？

武承休　多帶一些，又有何妨？不必推辞，請酒！

田七郎　酒飯已飽，我要告辞了。

武承休　屈留一宿，明日早行。

田七郎　恐老母在家盼望，告辞了！

（唱西皮搖板）

員外寬洪似管鮑，

把俺七郎当故交。

明日进山寻虎豹，

皮革奉献报酬劳。（下）

武承休　（唱）奉送黃金他不要，

此番中了我的計籠牢。（下）

第十一場

〔田母上〕

田　母　媳妇身有恙，老身挂心腸。

我兒被武家請去吃酒，不見回来。媳妇偶得病症，甚是沉重，又無錢財与他調治。唉！想我那媳妇乃是賢德淑女，在我家受尽苦处，如今得了这样的病症，好不叫人心焦也！

（唱二黃搖板）

我一家受清貧全仗天养，

無端的賢德女染病在床。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西皮散板）

急忙忙来至在自己門上，

將此事去禀报年迈的萱堂。

母亲在上，孩兒有礼！

田　母　罢了。兒呀！你怎么这般时候才得回来？

田七郎　母亲哪里知道，武員外留住飲酒，又托孩兒办买虎狼皮革，故尔迟延。現有銀兩在此！

田　母　虎狼之皮，又值多少，何用这許多的銀兩？兒呀！必須用心捕獵，多多的奉上才是！

田七郎　謹遵母命！

田　母　兒呀！自从你走后，媳妇偶得疾病，甚是沉重，快随为娘前去观看。

田七郎　母亲請！

〔同下〕

第十二場

田　妻　（內）兒呀，攙扶了！

〔田子攙田妻上〕

（唱二黃慢板）

不料想病昏沉难以支撑，

請医治家清貧缺少錢文。

我的兒攙为娘病床养靜，

只覺得自無主困睡沉沉。

〔田母、田七郎上〕

田　母　（唱西皮搖板）

賢兒媳侍奉我何等孝順，

不料想今日里大病临身。

望蒼天三叩首神佛保定，

我情願替她死不願独生。

田七郎　母亲言重了！

田　子　啊祖母！

田　母　你母亲的病体，可好了些么？

田　子　适才心中忙乱，將將睡着。

田　母　待我看来！（看介）哎呀！

（唱西皮搖板）

老身我站床前用目观定，

却因何半日里瘦損花容？

田七郎　賢妻醒来，母亲在此！

田　妻　（唱西皮倒板）

耳听得喚賢妻声音一陣，

母亲！兒夫！喂呀……

（唱西皮摇板）

病床前站定了老幼亲丁。

尊婆母休憂虑寬心放定，

媳妇我耐儿日病自离身。

田　母　兒呀！想你这病症，必然是終日操劳，憂虑家务之故。必須寬心靜养，方可痊愈。

田　妻　婆母說哪里話来，为女子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孝順翁姑，亲操井臼，方是做媳妇之道。何言操劳二字？

田　母　你旣是明白妇人之道，千万保养病体，神灵必然护佑，自有病好之期。再若劳思，则难以保全性命。兒来看！抛下中年的丈夫，年幼的孩兒，还有我衰迈的老身，依靠何人？

田七郎　母亲不必悲伤！賢妻养病要紧！

田　母　媳妇安歇了吧！

田　妻　媳妇遵命！

〔田妻入帳介。暗下〕

田七郎　啓禀母亲：武員外所托之事，咱家中虎豹皮革，計不足偿。兒要进山捕獵去了！

田　母　你妻子病体甚重，你要早些回来！

田七郎　孩兒此去，多者三天，少者兩日。現有金銀在此，母亲与她請医調治。兒要去了！（下）

田　母　孙孙哪！

（唱西皮摇板）

你的父寻虎豹深山来进，

与你母請良医治病离身。

〔同下〕

第十三場

〔李忠上〕

李　忠　趁我十年运气旺，手到病除准投簧。

在下、李忠。来在这条街上看病，待我念起歌兒来！

（念）世代祖傳妙法高，

專治吐血与杂痨；

有人將我請了去，

沒病我也得瞧瞧。

卖葯啊！治病啊！

〔田母、田子上〕

田　母　孙兒！外面喊嚷看病，快去請来！

田　子　是！（出介）先生請了！

李　忠　我是"大夫"，不是"先生"。那戴眼鏡兒的，才是先生哪！我是看病的大夫。

田　子　我說大夫！您会看病嗎？

李　忠　大夫哪有不会看病的，我看你就有病！

田　子　我沒病，我瞧你倒有点兒毛病！

李　忠　我有什么症候，我小时候倒有症候，大了老沒有犯啦！

田　子　您請进来吧！

〔田子領李忠进門介〕

田　母　先生請坐。

李　忠　这位老人家病不輕啊！

田　母　老身不曾有病！

李　忠　你也沒病，他也沒病，將我請来，难道給我治病不成！

田　母　先生！我兒媳妇有了病了！

李　忠　先生会成了你的兒媳妇了！

田　母　先生貴姓？

李　忠　我叫李忠。

田　母　李先生，随老身到病房观看！

〔众圓場〕

田　母　請坐！

李　忠　坐着。（坐介）我这看病是有規矩的。是論趟，还是包治？

田　母　何为論趟，哪叫包治？

李　忠　要是論趟，馬錢五兩，葯錢在外。就是馬錢貴一点兒。

田　子　你騎着馬来的嗎？你要什么馬錢！

李　忠　这是老規矩。

田　母　請問先生，何为包治？

李　忠　这包治倒是爽快，通共是三十兩銀子！

田　母　先生！我們家道寒难，無有許多的銀兩，少些才好！

李　忠　我这就打着厘哪！再不能大减价啦！我还是先要錢！

田　母　只要看得病好，銀兩与你收下！（遞銀介）啊媳妇，就在帳內坐起，先生与你診脉。

〔李忠診脉介〕

田　母　先生，你看这病体如何？

李　忠　我看这病是三焦火盛，外受邪風，头眩目瞪，兩耳喧鳴，口干舌硬，鼻塞不通，四肢浮腫，睡臥不宁，大便偏紅，小便不淸，急难之症，恐怕不行。

田　母　还能治好么？

李　忠　这六脉欲絕，沉細的很哪！看在銀子的面上，竭力

治之。(取藥介)此葯用水煎服，引子是紅棗、秋梨，这还有个名兒！

田　子　什么名兒？

李　忠　其名曰“早离早散”。我要走啦！

田　子　你等等，說了半天，我媽倒是什么病啊？

李　忠　这也在七十二样痨病之內，这是“杂拌痨！”

田　子　你媽死的时候，就得的是“杂拌痨”吧？

李　忠　我們太老夫人跟这病相同，那叫“南杂拌痨”！

田　子　别找駡啦！

李　忠　正是：治得病来难治命，死馬当做活馬医。卖葯噢！
(下)

田　母　孙兒將葯煎好，隨我用飯！

田　子　是。
〔同下〕

第 十 四 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俺、田七郎。进山三日，未曾打着一兽。今日心惊肉跳，不知是何緣故？哎呀且住！想俺妻子身染重病，莫非有什么差錯，待俺急速回家便了！(下)

第 十 五 場

〔田母上〕

田　母　(唱西皮搖板)

　　賢兒媳服葯后未能减病，
　　倒叫我年迈人不得安宁。

〔田子扶田妻自下場門上，攙送入帳介〕

田　子　祖母！

田　母　孙兒！你母可好些么？

田　子　吃药之后，嘔吐不止。

田　母　待我看来！

田　妻　婆母，恕媳妇不能下床行礼。

田　母　兒呀！你今日可好些么？

田　妻　婆母！孩兒之病，只怕無有指望了。啊！（哭介）

（唱二黃原板）

尊婆母你不必將奴挂念，

这病体只恐怕不能保全。

自孩兒过門来蒙娘教管，

看待我如亲生女兒一般。

实指望送母終黃金埋掩，

又誰知半途中先赴九泉。

再不能承欢娛膝前相伴，

再不能訴衷腸同把話談。

人生死原有定不能强免，

劝婆母且保重莫要泪漣。

但願得一家人平安康健，

奴在那黃泉下也瞑目心甘。

田　母　（唱西皮搖板）

听一言不由我肝腸痛断，

好一似万把刀刺在胸前！

我的兒你若有一差二变，

怕只怕我这老性命难在世間。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西皮搖板）

一路上心惊跳愁眉不展，
不覺得来至在自己家園。
进草堂見老娘泪流滿面，
俺这里双膝跪兒問娘安。

田　母　七郎！你……回来了！

田七郎　兒回来了！

田　母　你媳妇瑞瑞待斃，还不快去相見！

田七郎　賢妻醒来！

田　妻　（唱二黃搖板）

耳边厢又听得有人呼喚，

喂呀……

又只見奴的夫站立面前。
你今日回家来相見一面，
从此后兩分离隔断世間。

田七郎　（哭介）妻呀！

田　妻　（唱二黃搖板）

奴一死老娘亲無人相伴，
替为妻行孝道侍奉高年。

田七郎　妻呀！

田　母　（哭介）兒呀！

田　子　娘啊！

田　妻　（接唱）

小姣兒听为娘囑咐一遍，
多孝順老祖母莫要貪玩。
我的夫攙为妻把婆母拜見，

婆母！

从今后陰陽隔不能团圓。

一霎时身战抖咽喉气短，（吐介）

無常到大数終命赴九泉。（死介，暗下）

田七郎　　妻呀！

田　母　（哭介）兒呀！

田　子　　娘啊！

田　母　（唱）賢兒媳今一死拋娘不管，

嘆生离与死别痛徹心肝！

兒呀！买口棺木，好好成殮！

田七郎　遵命！

〔同哭下〕

第十六場

〔四肩夫抬棺材上，停介。田母、田子、田七郎上。四肩夫暗下〕

田　母　媳妇！我兒！兒呀！

（唱二黃倒板）

見灵柩不見兒娇容粉面，

媳妇！我兒！兒呀！

（唱二黃頂板）

兒在那黃泉下細听娘言：

（唱反二黃原板）

自从兒到田門令人可嘆，

未曾享一日福受尽熬煎，

清早起午夜眠何曾怠慢，

勤漿洗苦奔忙补破縫衫，

再不能与老身烹茶奉飯，

再不能随为娘去种庄田，

狠心腸拋丈夫难以相見，

又可憐丢下了这年幼的兒男！

只顧你身一死陰陽隔断，

不管我一家人苦向誰言。

哭姣兒哭的我肝腸痛断，肝腸痛断！

小孙兒与你母焚化紙錢。

〔田子燒紙介。田母暗下〕

〔二家丁抬盒子上，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家院报陈氏丧亲来祭奠，

　　尽一尽交友情焚化冥錢。（祭奠介）

田七郎
田　子　謝过員外！

武承休　七郎兄，你要寬心些呀！

田七郎　啊員外！日前吩咐之事，俺家中現有虎狼之皮，只是毛針損坏，意欲进山捕獵，不想又遇妻死，等埋葬之后，再去办理。多有怠慢了！

武承休　小弟只用皮革，不用絨毛，何妨拿来观看！

田七郎　遵命！（取皮介）員外請看。

武承休　此物甚好。就此帶回。家院，帶了回去！

二家丁　是！（接皮介）

武承休　七郎兄！嫂夫人几时入葬？

田七郎　即刻埋葬。

武承休　弟帶来家下人等，可以帮助搭灵！

田七郎　多謝員外！

武承休　家丁們走上！

〔众家丁上〕

武承休　將灵柩搭至坟塋。

众家丁　啊！（抬棺木下）

〔二家丁、武承休、田子、田七郎下〕

〔田母上〕

田　母　媳妇！我兒！啊……我的兒呀！

（唱二黄搖板）

搭棺木出庄去不能观望，

眼睜睜埋去了賢孝的娘行。

我只得掩柴扉把門兒关上，

悶沉沉悲慘慘好不淒凉！（下）

第十七場

〔四下手引吳常上，"点絳唇"〕

吳　常　（詩）綠林之中我为强，

爱習武艺論刀槍；

打劫买卖經商客，

誰人不知鎮山狼！

某、鎮山狼吳常。自幼父母双亡，孤身一人，就在此地居住。白日打劫客商，夜晚偷盜富戶。今日閑暇無事，去往山中尋找野味！家院走上！

吳　喜　（內）啊哈！（上）參見庄主！

吳　常　罢了。隨爷进山尋獵去者！

吳　喜　是啦！

吳　常　（唱西皮搖板）

独坐家中心头悶，

行圍捕獵进山林。

家院与爷把馬順，

打来虎豹喜盈盈。

〔四下手、吳喜下。吳常趟馬下〕

第十八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

嘆中年喪妻子多有不幸，

同林鳥被風吹兩下离分。

俺、田七郎。只因武員外待俺甚厚，交俺黃金数兩，托买虎狼之皮。不料妻子病故，將那黃金用去。武員外將俺家中敗皮拿走，計不足偿。是俺进山三日，得来一虎，亲自送上府去。武員外將俺留宿，次日才回。看今日天气清和，正好进山捕獵，待我禀告母亲知道。（对内）啊母亲，孩兒要进山去了！

田　母 （內）須要早些回来！

田七郎 兒遵命！正是：入山捕猛兽，送与武承休。（下）

第十九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良朋密友心常想，

今日閑暇訪七郎。

路途遙远朝前往，

来到田家小村庄。

来此已是。（叩門介）七郎兄，开門来！

田　母 （內）来了！

（唱西皮搖板）

思想媳妇心不爽，

又听門外喚七郎。

隔門相問何人訪，

尊姓高名住哪乡？

門外客官，是哪一位？

武承休　侄男武承休前来拜望。

田　母　原来武員外，老身失敬了！

武承休　伯母开門，待我参拜！

田　母　我兒今日未曾在家，老身手脚迟鈍，不能接待貴客。

武承休　七郎兄不曾在家，侄男恭候一叙。

田　母　前番也曾言过，老身只有此子，不令他在外交友。你不必多言，回家去吧！（下）

武承休　（唱）听一言来心暗想，

相交哪有歹心腸？

羞愧难当回身往，

侄男告辞了！

侠心义胆付汪洋。（下）

第二十場

〔虎形上，跳形，下〕

第二十一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西皮搖板）

上得山来烟云渺，

松柏叢中鳥啼嬌，

耳边听得虎声嘯，

〔虎形上〕

田七郎　（接唱）

管叫畜生的命难逃。

〔田七郎打虎介，虎跑下。田七郎追下〕

第二十二場

〔四下手，吳喜引吳常上〕

吳　常　（唱）眼望高山林森茂，

必有虎豹与山猫。

下得馬来登山道，（上山介）

山風一陣把树搖。

〔田七郎追虎上，过場下〕

吳　常　且住！看这大汉追赶猛虎，此人的胆量不小。

吳　喜　我說庄主爷，您还夸他哪！

吳　常　胆量不小。

吳　喜　咱們做这綠林的买卖，也不是一半年兒啦！这山里的猛虎，就得屬咱們管；这山就如同咱們家的一样。人家都跑到咱們家里打虎来啦！您还夸他哪！

吳　常　依你之見？

吳　喜　依我的主意，咱們大家赶上前去，將他擋住，把他杀死，咱們好在这山上做綠林的生意。如若不然，这个地方不是就屬他了嗎？

吳　常　言之有理。迎上前去！

四下手　啊！

〔田七郎追虎上。吳常擋住田七郎。虎形下〕

田七郎　呔！你是何人，將俺的猛虎放过，擋着俺的去路？

吳　常　此山乃是某家所管，你私自前来打獵，該当何罪？

田七郎　住了！想这山場地面，乃是官中之地，俺在此山打

獵多年，以此为生，你今攔擋于我，是何道理？

吳　常　你要打獵，却也不难，若胜得过我手中的鋼刀，將此山相送与你。

田七郎　听你之言，是要与某家較量較量么？

吳　常　嗯！

田七郎　好啊！如此，俺就得罪了！請！

〔田七郎打下四下手、吳喜。与吳常起打，双收下〕

第二十三場

〔田七郎上，吳常跟上。对刀、双收下〕

第二十四場

〔吳常上，田七郎追上，起打。四下手續上，起打。四下手、吳常敗下，田七郎追下〕

第二十五場

〔吳常上，田七郎追上，起打。田七郎打倒吳常介〕

田七郎　呔！你今敗在我手，还有何言？还不与我閃开！

吳　常　（爬起抽刀）看刀！

田七郎　（躲介）啊！俺不忍伤害于你，你为何提刀就刺？

吳　常　看刀！

田七郎　俺与你素無寃仇，为何苦苦的与俺做对？

吳　常　住了！你老爷不慣在山上交鋒，那旁有一平川之地，你可敢去？

田七郎　就是龙潭虎穴，俺若皺皺眉头，算不了英雄好汉。

吳　常　你要随我来呀！

田七郎　走！

〔圓場〕

吳　常
田七郎　請！

〔田七郎与吳常起打介，田七郎杀死吳常〕

〔四下手、吳喜上〕

吳　喜　那一好汉，你將我家庄主杀死，他是自找其禍，也是命該如此，您要是一走，可就害了我們啦！

田七郎　杀人償命，豈肯連累于你。不必多言，随俺到县中走走！

吳　喜　这才是好朋友哪！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四衙役、孟进才上〕

孟进才　（引）身居县宰，喜得是，地产錢財。

（詩）衙門口兒冲南开，

有理無理拿錢来；

只要势力人情在，

被屈含寃算活該。

下官、孟进才。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来！將放告牌搭出！

〔四下手、吳喜、田七郎上〕

吳　喜　辛苦您，头兒！

衙　役　做什么的？

吳　喜　上这兒来，还干什么！打官司不咧！这个可是杀人的凶犯，我可交給你啦！

〔衙役鎖田七郎介〕

吳　喜　叩見太爷！

孟进才　狀告何人？你叫什么名字？

吳　喜　小人乃是吳常的家人，名叫吳喜。跟随主人进山打獵，这个惡棍將我家主人杀死，求太爷做主！

孟进才　下去！帶凶犯！

〔衙役帶田七郎上堂。田七郎跪介〕

田七郎　叩見太爷！

孟进才　下跪凶犯，你叫何名？

田七郎　小人田七郎。

孟进才　你为何將吳常打死？

田七郎　我二人言語不和，爭斗起来，小人一时失手，將他打死，情願与他抵償。望求太爷开恩！

孟进才　好朋友做事好朋友当。倒是一条好汉！来！傳禁卒，暫且收監，明日复审。

田七郎　謝太爷！（起）

〔禁子上，帶田七郎下〕

孟进才　帶吳喜！

吳　喜　伺候太爷！

孟进才　你且回家，明日听傳。

吳　喜　是。（下）

孟进才　退堂！

〔同下〕

第二十七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眼跳心惊胸煩悶，莫非灾禍事临門。

〔家院上〕

家　院　七郎遭禍事，禀报員外知。

　　　　啓禀員外：田七郎在山中爭獵，伤害人命，收在监中。

武承休　不好了！

　　　　（唱）忽听家院一声禀，

　　　　　　不由俺心中吃一惊。

　　　　　　回头便对家院論，

　　　　　　快請門客白先生。

家　院　有請白先生！

　　　　〔白眼狼上〕

白眼狼　（唱）忽听員外一声請，

　　　　　　急忙前去問分明。

　　　　員外在上，白眼狼有禮！

武承休　先生少禮！請坐！

白眼狼　有坐！

武承休　白先生！田七郎杀死人命，收禁在监，俺要尽朋友之情，將他救出衙来。請先生想一計策！

白眼狼　这有何难，員外但放寬心，田七郎之事，包在我的身上。只要花些銀錢，打点打点县官，何愁此事不成！

武承休　家中銀兩，任你使用，事成之后，还要重謝于你。

白眼狼　員外說哪里話来！待我去找县中書吏，买通知县，是断無不行之理。我还是这就去。

武承休　先生啊！

　　　　（唱）白先生此一去万莫迟頓，

　　　　　　但願得到县衙將事办成。

白眼狼　（唱）尊員外放寬心好音候等，

　　　　　　准保管到县中把此事办成。（下）

武承休　家院，多帶銀兩，預备酒席，随我去到监中，探望七郎去者！

家　院　遵命！

〔同下〕

第二十八場

〔田母上〕

田　母　（唱）我兒进山整三天，

为何不見轉回还？

莫非山中遇凶險，

心惊肉跳不安然！

〔田子上〕

田　子　哎呀祖母啊！大事不好了！

田　母　何事惊慌？

田　子　适才听街坊言講：我父在山内打死吳常，去往县中去了！

田　母　你怎么講？

田　子　往县中去了！

田　母　唉，兒呀！

（唱）听一言来魂飞散，

杀人容易償命难。

眼睁睁一家人不能相見，

我的兒呀……

只恐怕有去無有还。

孙兒，速往县中打探，县官是怎样發落？

田　子　是！

〔分下〕

第二十九場

〔白眼狼上〕

白眼狼　人情势力首当先，保管成功不費难。来此已是，待我叫門。(叩門介)先生在家沒有？

〔書童上〕

書　童　什么人？

白眼狼　是我。

〔开門介〕

書　童　白先生！

白眼狼　先生在家哪？說我來見！

書　童　有請老爷！

〔書吏上〕

書　吏　何事？

書　童　白先生求見。

書　吏　說我出迎。

書　童　家爷出迎。

書　吏　啊白先生！里面請！

白眼狼　請！

書　吏　請坐！白先生到此何事啊？

白眼狼　有一事相求，您給办办吧！

書　吏　請老兄說來。

白眼狼　我有一好友名叫田七郎，在山中打獵，誤伤人命。托您想个主意，救他一救。

書　吏　現在的事难办得很！無有錢是办不了事的。

白眼狼　錢是有的。

書　吏　明日早堂問他的时候，必須遞一个寃狀。可有一节，

（伸手介）这个，是要先拿的。

白眼狼　錢財的事，您是只管放心，只要能够將他这条命买出来，無論花多少，都行。

書　吏　兄台！只要是有錢，慢說一条命，就是一百条也是無关紧要的。

白眼狼　就說这个案子，得花多少錢哪？

書　吏　吾要給你办，自然是叫你省的，有一万兩，明天就可以完案的！

白眼狼　太多啦！

書　吏　此事乃是人命关天，重大的很。衙門里人是多的，上上下下也不过是分几个錢的，再也不能少了。

白眼狼　咱們就是这么办，明天可要完案！

書　吏　一定的！

白眼狼　就这么办啦！

〔分下〕

第三十場

禁　子　（內）啊哈！（上）

茔山無树寻柴草，茔河缺泉水自干。

我、牢头是也。昨天收了一名凶犯，名叫田七郎。他也沒个朋友来瞧他。今兒个我把他叫出来，挤兌挤兌他！田七郎啊，你給我走出来吧！

田七郎　（內）来也！（上）

（唱）杀一命抵一命前生寃怨，

老娘亲無人奉孝順膝前。

禁大哥請了！

禁　子　罢啦！坐下坐下！有件事兒咱們商議商議。

田七郎　禁大哥有話請講！

禁　子　是有銀子、有錢，拿出来給我們伙計分分，好多照应你点兒呀！

田七郎　俺田七郎打獵为生，一貧如洗，哪有銀錢与列位使用？

禁　子　說好的你是一定沒有，善財难舍嗎！沒錢，我要打你！

田七郎　你怎么講？

禁　子　我要打你！

田七郎　好啊！

（念）禁子太無情！太無情！

打獵伤人命，

出首到公庭。

你与俺把錢要，

無有半毫分。

俺若逃性命，

何惧众官兵！

俺要去也！（斷鎖介）

禁　子　田爷！您是英雄好汉，别跟我一般見識，我是跟您打哈哈哪！

田七郎　敢是戏言？

禁　子　可不是戏言嗎！

田七郎　如此，再与俺帶上。

禁　子　您吓着了我啦！

武承休　（內）家院帶路！

〔二家丁抬食盒引武承休上〕

（唱）七郎兄伤人命罪重难免，
　　我情愿破家財救他命还。
来此已是监門。家院，上前叫禁子答話，將銀兩与他！
家　院　禁大哥，我家員外叫你出来講話。
禁　子　你們是哪兒来的？
家　院　武員外探望田七郎来了。这里有一茶之敬，請禁大哥收下。
禁　子　那我可不敢收。
家　院　你收下吧！
禁　子　請員外进来吧！
武承休　七郎兄在哪里？哎呀！
（唱）見七郎受苦情形容悲慘，
　　項帶枷身披鎖罪犯当官。
七郎兄受惊了！
田七郎　多謝員外挂念。此次不幸身遭縲絏，小可死后，員外念其交友之情，另眼照看我那老母、孤兒，只当是憐貧惜老。七郎这里拜托了！
武承休　七郎兄！你但放寬心，在此暫住儿日，小弟自有办法。家院，酒飯摆上！
家　院　是。（摆介）
武承休　七郎兄請！
（唱）七郎兄且忍耐把寬心来放，
　　官司事休过虑有弟做主張。
　　不日里就有那好音奉上，
　　离开这监牢獄轉回家乡。
田七郎　（唱）尊員外將此事休挂心上，

杀死人理应該与他抵偿。

大丈夫何惧死生者何暢？

求員外恤老母年幼兒郎。

武承休　（唱）你的母与我母皆是一样，

交朋友在五倫自古之常。

如若是救不出七郎兄長，

我情願相陪伴同死公堂。

七郎兄請放寬心，小弟回家，即刻办理此事，多者十日，少者五日，必然救你出监。俺就此去也！

田七郎　員外不要費心了！

〔分下〕

第三十一場

〔書吏上〕

書　吏　（唱）人命案許下了白銀一万，

立时間管保他得命回还。

只因田七郎一案，白先生破銀一万，买他一条活命，与老爷商議好了，今天早堂將他放出完案。天已不早，請老爷升堂！

〔四衙役、孟进才上〕

書　吏　老爷早些完案，咱們好兌銀子去呀！

孟进才　我比你还急哪！衙役的，吳常的家人吳喜来了沒有？

衙　役　早就来啦！

孟进才　帶上来！

一衙役　帶吳喜！

〔吳喜上，跪介〕

一衙役　吳喜当面。

孟进才　嘟！好一胆大吳喜，你家主人与人爭斗，他是自行摔死，你反說田七郎伤害，是何道理？

吳　喜　我家主人实在是凶手杀死。难道說这杀人就不償命嗎？

孟进才　胡說！你家主人身死，都是你的引誘。你給他抵償就是啦！

吳　喜　哎呀太爷！这个狀我也不告啦，您把我放了得啦。

孟进才　旣是这么說，你就当堂画供吧。別無事故，你將尸首領回抬埋就是！

吳　喜　我謝謝您！保佑您別遭这样的报就得啦！

孟进才　轟下去！

四衙役　下去！

〔吳喜下〕

孟进才　田七郎不必再审，給他一个开門放。（对書吏）先生！你兌銀子去吧！

書　吏　是！

孟进才　退堂！

〔同下〕

第三十二場

〔田母上〕

田　母　（唱）七郎兒爭獵兽毆伤人命，
　　　　眼睜睜母子們兩下离分。

〔田子上〕

田　子　（唱）祖母命去打探得来一信，
　　　　武員外用銀兩換父逃生。
　　　　恭喜祖母！

田　母　啊！你父在监中受苦，还有什么喜事？

田　子　武員外用金銀打点知县，將我父救出南牢。

田　母　此話是眞？

田　子　是眞。

田　母　哎呀且住，我一再阻止我兒，不与那武承休相交。如今我兒有难，他肯毀家相救，眞乃难得呀难得！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武員外聞凶信把心机用尽，

用金銀打点那有司衙門。

那县尊受賄賂饒我性命，

因此上出南牢回轉家門。

母亲在哪里？（进介）参見母亲！不肖子七郎回来了！

田　母　兒是七郎？

田七郎　孩兒在。

田　母　嘟！老身怎样囑咐于你，不許在外任意胡为，强暴縱横。怎么不听娘言，倚仗血气之勇，平白打伤人命，出首公堂，抛下老身無人奉养。那武員外疏財仗义，將你救得活命。今日回的家来，兒有何顏見我！

田七郎　母亲不必动怒，恕孩兒不孝，罪該万死！

田　母　也罢！我且問你那武員外救你之恩，你是怎样答报？

田七郎　待兒登門叩謝。

田　母　嗯！理应前去，豈不知"小惠报之以祀，大德报之以义"。但願武員外一世無灾無恙，是你之福。他倘有意外之变，兒髮膚非老身所能爱惜，你且起来，听娘吩咐！

（唱）咱母子重相会誰能料定，

有心人恩与怨須要分明。

学一个羊左交兩拋性命，

兒学那事父母竭其力、事君王要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桃园結义万古留名。

田七郎　（唱）母亲教訓兒遵命，

怎做忘恩負义人。

孩兒要去看望武員外，母亲看守門戶。

田　母　兒呀！为娘与你这口宝刀，要你保护武氏全家，万不可輕易伤人！正是：

天产此宝落凡塵，

为娘今日賜兒身；

武家倘然有不幸，

哎呀，兒呀！

你是他家报仇人！

〔分下〕

第三十三場

〔武承休、武紳上〕

武承休　相交恩情重，破产救宾朋。

〔家院上〕

家　院　七郎老爷来訪。

武承休　有請！

家　院　有請！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奉了慈母命，过庄見恩兄。

武承休　七郎兄来了！

田七郎　員外！

武承休
田七郎　（笑）啊哈哈哈……

武承休　請坐！

田七郎　有坐！

武承休　兒呀，見过你田叔父！

武　紳　叔父在上，侄兒有禮！

田七郎　为叔也有一禮。

武承休　請坐！老伯母可好？

田七郎　家母安泰。問候員外你好。

武承休　七郎兄，前日杀死吳常，与南山行路之人除一大害！

田七郎　員外有所不知，我二人素無仇恨，俺連讓他三次，此人苦苦的謀杀于我，無奈將他杀死。

武承休　原来如此。兄台今日到来，小弟意欲留宿几日。

田七郎　如此甚好，小弟正要謹領台諭。

武承休　家院，备酒与田官人压惊。

家　院　酒宴擺上。

〔李应、林兒上，擺酒介〕

武承休　有請众位門客。

家　院　有請列位宾客。

〔山当倘、毛老道、白眼狼、苟畢上〕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參見員外！

武承休　列位少禮！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員外！此位是誰？

武承休　此乃是田七郎，众位見过！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我等有礼！

田七郎　小可也有一礼！列位請来上坐。

山当倘
毛老道
白眼狼
苟　畢　我等不敢！

武承休　書童看酒！請！

（唱）堂前擺酒开怀暢，
知己相逢喜非常。
前日里打得那吳良命丧，
也免得在深山打搶客商。

田七郎　（唱）小可生来太魯莽，
不該行凶把他傷。
俺若逃走惹人講，
因此出首到公堂。
多蒙救俺命不丧，
方能回家見高堂。

山当倘　（唱）田爷生来有胆量，

毛老道　（唱）想是皇家一棟梁，

白眼狼　（唱）强盜吳常命該丧，

苟　畢　（唱）惡貫滿盈遭禍殃。

田七郎　員外！酒飯用飽，安歇了吧。

武承休　林兒，將書房打扫干淨。

林　兒　是！（下）

武承休　李应攙扶田爷，書房安歇。

李　应　是！

〔山当儈、毛老道、白眼猴、荀畢由上場門下。武承休、田七郎、李应、家院由下場門下〕

第三十四場

〔林兒上〕

林　兒　我、林兒。在此为奴，終日不什閑。我們員外有倆糟錢兒，交了些江洋大盜；今兒个又来了个杀人的凶手田七郎，还將他留住書房。我想有这些个匪徒在此，將来我們員外必要受累，那时候連我也难逃公道。有心离开此地，怎奈有件特别事情。为了我，先別說，也不定办得到办不到，閑話少說，打扫書房要紧。（打扫介）有請員外！

〔"小拉子"。田七郎、武承休、武紳上，李应、田順随上〕

田七郎　賢侄，歇息去吧。

武　紳　侄兒告辞。（下）

武承休　你三人就在里面歇息。

李　应
林　兒　是。
田　順

〔起更。田七郎挂刀，进帳子介〕

武承休　（唱西皮搖板）

七郎兄請安歇天色不早，

夜已深譙楼上鑼鼓声敲。

俺此时因何事心惊肉跳？

为什么一陣陣意乱神搖？

〔田七郎宝刀出鞘作响介〕

武承休　啊！

（接唱）

只見宝刀出了鞘，

必有惡人起禍苗。

〔刀又作响介〕

哎呀！

武承休　（接唱）

又听得刀声响甚是怪道，

不是凶就是吉必有蹊蹺？

田兄啊！你这宝刀作响，出鞘数寸，是何緣故？

田七郎　哎呀員外呀！此刀乃是神工所造，先祖打从异国得来，傳流三世，無故出鞘，乃是不祥之兆。必有惡人在此，故尔鳴躍。請問員外这屋內的三人，可是府上的家僕？

武承休　这一个名叫林兒，乃是書童。那兩个叫田順、李应，俱是僕人。

田七郎　兄長家中僕人甚多，从今以后，必須远小人，亲君子，諸事不可大意。

武承休　謹遵弟命，天光已亮，請至前堂，梳洗用飯。

〔同下〕

第三十五場

〔家丁引武恒上〕

武　恒　架上書千套，难解悶無聊。

老汉、武恒。聞得侄兒武承休將田氏七郎救出衙来，昨日將他留宿。是我見他一团正气，面帶忠厚，眞是英雄气概。这且不言。今日乃是重陽佳节，不免帶定侄兒、孙兒并那田七郎去往菊山登高，賞玩一番。家院，有請田七郎。

家　丁　有請田七郎！

〔家院、林兒、田七郎、武承休、武紳上〕

武承休　兄台，見过我家叔父。

田七郎　侄兒有礼！

武　恒　賢侄少礼！請坐！

〔众坐介〕

武　恒　啊賢侄，今乃重陽佳节，老汉約請賢侄同往菊山登高，与賢侄压惊解悶。

田七郎　侄兒还要归家，免老母盼望。

武　恒　登高回来，順路回家，老汉就不留了。

田七郎　如此，侄兒遵命。

武　恒　林兒，看守書房，不必前去。

林　兒　是。（下）

武　恒　家院！

家　丁　有！

武　恒　外廂备馬！

家　丁　遵命！

〔同下〕

第三十六場

王　氏　（內）啊哈！（上）

（詩）忽見窗前搖竹影，

簷下鸚鵡喚香茗。

閨中寂寞閑遣性，

彩綫銀針綉鳳龙。

奴家、王氏蕙蘭。配夫武紳。自过門以来，我們夫妻二人倒也和美。我那公爹、祖父看我夫妻如同活宝一般。今兒个爷仨登高去啦，挺長的天兒，剩下我一个人兒，这么怪悶得慌的。有啦！把丫鬟叫出来，讓她想个主意解会子悶兒！丫鬟！桂枝！

桂　枝　（內）来啦！（上）

您瞧，我們姑娘給我起的这个名字，够多嫩哪！叫我桂枝。这桂枝原是一味發汗的藥材，大概她讀过藥性賦。这是对着我这麻黃臉膛，擦着一臉元明粉来的。我說大奶奶您干什么呀？直这么叫我桂枝桂枝的！我站着，是嫌我身量高啊？

王　氏　你瞧你，动不动就要貧嘴。

桂　枝　您叫我出来，可干什么呀？

王　氏　我一个人兒悶坐，怪困的。你想个主意，給我解解困！

桂　枝　这不是現成的主意嗎？您睡上一覚，睡醒了就不困啦！

王　氏　呃！我就是懶得睡覚。

桂　枝　（对王氏）您不爱睡覚，您打个盹兒。

王　氏　啃！我不困嗎，你是誠心哪！

桂　枝　一鍋杂碎，哪能凈盛心哪！

王　氏　你瞧这孩子，你是有什么症候是怎么着？

桂　枝　我倒是沒有大症候，就是要拉稀！

王　氏　你这兒来，我給你扎一針就好啦！（打介）

桂　枝　您別扎！我好啦！

王　氏　你倒是有主意沒有？

桂　枝　有主意。咱們娘兒倆逛逛花园去，好不好？

王　氏　这不結啦！

桂　枝　我要不說，您也是老沒完！

王　氏　走啊！

（唱）独坐在綉閣中只覚困倦，

我郎君未回轉奴好孤單。

起帘櫳出綉房丫鬟陪伴，

去到那后花园散悶一番。

〔同下〕

第三十七場

林　兒　（內）啊哈！（上）

（念数板）

人生一世全可干，

就是为奴不好办。

淸晨早起晚安眠，

东跑西顚不得閑，

一切事情还得随机应变，

大爷叫捶腿，

大奶奶叫燒烟，

將我使喚一个滴溜兒轉。

淸早起扫宅院，

不多一时就要开飯，

大爷性情怪，

大奶奶倒好办，

截長补短行个方便，

不过是暗地給我大洋錢，大洋錢。

（詩）自幼生来犯孤鸞，

長夜难熬不可言；

狸猫一叫心迷乱，

何日才能配鳳鸞？

在下、林兒。在武家为奴，明是書童，暗中事情是無所不管。这也不在話下。新进我們公子成家，娶了一位絕色佳人，眞是："比花似玉，比玉生香"。每天我一見她，我就骨軟筋酥，坍塌倒坏。是我用尽百計千方，怎奈她心坚如鉄，不能到手。今兒个我們員外全沒在家，公子上学还沒回来哪！方才大奶奶跟了鬟上花园去啦！趁此無人，我不免調戏她一番！正是：胆小無能怕狗咬，一世我也摸不着。（下）

第三十八場

王　氏　（內）丫鬟，帶路！

桂　枝　（內）是啦！

〔桂枝領王氏上〕

王　氏　（唱）步蒼苔走芳徑金蓮款款，

耳听得花园內鳥語声喧，

菊花放一陣陣香風扑面，

我只得进园来用目細观。

呦！桂枝啊！你瞧这么兩天兒，这菊花兒全开啦！

桂　枝　可不是嗎？您瞧，开的够多么好看！

王　氏　今兒个咱們娘兒倆可来着啦！丫鬟！我要作菊花詩一首。

桂　枝　少奶奶您还会作詩哪？

王　氏　我自幼喜讀詩書，就是文章，也能作兩篇呀！

桂　枝　那么您就作吧！

王　氏　你听着！

(詩)幽香飄渺自爭妍，

黃鶯紫雁滿亭园；

独占重陽群芳落，

秋光点染碧云天。

桂　枝　呦！您瞧！您把这花兒夸的这么好！难道咱們娘倆还不如花兒嗎？

王　氏　我可比不了；要說你，还可以比得过兒。

桂　枝　那么您也贈奴家我一首。

王　氏　送你几句。你听着！

(詩)花見芳容把头低，

雁落塵埃翅难飞；

池內魚兒复盆底，

一輪明月被云迷。

桂　枝　这四句我可不懂的，您得給我講講。

王　氏　这就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嗎！

桂　枝　不懂！您批批我听听。

王　氏　你要眞不懂，我告訴你。这沉魚啊！是魚在池內搖头摆尾，别提够多美啦！見你来了，你比它还美，它一害羞往泥里一扎，等你过去它才敢出来哪！

桂　枝　您眞会损人。他哪兒是害羞，簡直的是瞧見我害怕嗎！我問您这落雁是怎么講？

王　氏　这雁打从那边飞来了，从你面前一过，它就啪喳一下兒——

桂　枝　怎么着？

王　氏　打上头掉下来啦！

桂　枝　吓我一跳，我当是把沙淺兒給摔了哪！我問您这閉月又怎么講？

王　氏　就說現在这秋景天，月光如水，又明又亮，你要从屋里出来，这么大的月光，他都能够縮小啦！

桂　枝　他要是縮小，我就放大啦！我再問您这羞花哪？

王　氏　就拿这盆菊花比吧！本来枝叶都挺挺的，瞧你一过，立刻他就耷拉腦袋，連一点兒囊劲兒都沒有啦！

桂　枝　花兒見了我都耷拉腦袋，可見得万物皆通灵性。我的奶奶，您眞会罵人，就是我这个臉子呀？您夸了半天这菊花，您看过菊花譜嗎！

王　氏　呦！你打听打听花厂子的掌櫃的，有几个不懂菊花的！

桂　枝　这么說，您开过花厂子。我問您，这盆花叫什么名字？

王　氏　这叫綠牡丹。

桂　枝　这盆叫綠牡丹。那么，那一盆就是金瓶梅啦！

王　氏　我說的是花名，沒說書名！

桂　枝　那么这盆叫什么？

王　氏　这叫白虎鬚。

桂　枝　白虎都是光嘴巴，怎么会長出鬚来啦！

王　氏　我說的菊花，你怎么淨打岔呀。你別問我啦，我也不說啦！

桂　枝　那么咱們娘兒倆看看魚去。您瞧，这条魚多紅！

王　氏　他要不紅，就能叫那么些座兒啦！

桂　枝　您瞧，这条怎么戴上眼鏡啦！

王　氏　那条是紅魚，这条叫龙睛！

桂　枝　我来包香片喝吧！

王　氏　这是龙睛魚，不是茶叶。

桂　枝　呦！又来了一条，这叫什么魚呀？您看，怎么溜边兒呀？

王　氏　这叫黃花魚。

桂　枝　您瞧，这条是什么魚？把黃花魚給追跑啦！

王　氏　这是黑魚，常說的黑魚棒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魚中之虎。

桂　枝　黃花魚看見它就跑，就仿佛是听蹭戏的見着巡堂的啦！您瞧，这是什么东西？

王　氏　呦！你連它都不認識，这就是甲魚嗎？

桂　枝　我眞沒有看見过。怎么叫甲魚哪？

王　氏　甲魚是他的别名！

桂　枝　那么他也有台甫？

王　氏　还有个名兒，叫王八！

桂　枝　呦！敢情王八王八的就是他！怨不的翻着綠豆眼直瞧咱們哪！

王　氏　我告訴你說吧。你别看它这个样兒，它在水里可威風大啦！

桂　枝　呦！当王八的，还有什么威風？难道他跟叉杆还叫字号嗎？

王　氏　不是那么說，他是乘行江河湖海中，管理大小魚鱉蝦蟹，是这么一个总头兒。

桂　枝　这么一說，当头兒的敢情是王八。要是当掌櫃的，可就成了蛤蜊啦！

〔林兒暗上，看介〕

王　氏　咱們别瞧啦！回去歇息歇息去吧！

（唱）丫鬟帶路忙回轉，
　　房中等候公子还。
〔王氏、桂枝下〕
林　兒　你瞧，偏偏这个丫鬟也在这兒。怎么我剛来，她們就要走哪。莫非她会算，我跟她今兒个就是今兒个嘍！（下）

第三十九場

〔桂枝引王氏上〕
桂　枝　（唱）适才閒在花园观魚游覽，
　　菊花开香馥馥顏色新鮮。
丫鬟！你去給我沏点兒茶去！
桂　枝　您渴啦？我給您沏去！（下）
〔林兒上〕
林　兒　大少奶奶，您干什么哪？
王　氏　林兒，有什么事情嗎，上你奶奶房里干什么来啦？
林　兒　他是这么回事情！
王　氏　（躲介）什么事情？
林　兒　我有点兒病，求您給我治治。您給我治好了，您要是犯病，我还給您治哪！
王　氏　你这奴才滿口乱道，快給我滾出去！
林　兒　我来了，就沒打算走。好說是不行啊！
〔林兒脫衣介，王氏喊叫介〕
〔武紳上〕
武　紳　房中为何喊叫？
〔林兒見武紳来、欲跑、撞武紳介〕
〔桂枝由下場門跑上，林兒又撞桂枝介〕

〔王氏哭介。林兒跑下〕

武　紳　不必啼哭，快些講来。我禀报祖父，定要打死这奴才！

桂　枝　您别哭啦！我沏茶这么会兒工夫，就出这么大的毛病。您快說，是怎么回事情？

王　氏　相公請坐！

武　紳　快些講来！

王　氏　相公出門之后，奴家一人怪悶得慌的，就帶了丫鬟去逛花园。我們回到綉房，是我叫丫鬟前去沏茶，这么会兒工夫，他就跑进来啦！

武　紳　跑进来便怎么样？

王　氏　他要——

武　紳　他要怎么样？

王　氏　他要——

武　紳　你快些講来！

桂　枝　别讓他着急啦！一死兒犯死心眼兒！

王　氏　丫鬟，你說吧！

桂　枝　你們办的事，我又不知道，可叫我說什么哪？

王　氏　你知道！

桂　枝　不但我知道，可着这个戏館子沒有不知道的，就是他要裝不知道。公子您过来，我告訴您！

武　紳　你知道，他要怎么样啊？

桂　枝　他要叫您当头兒！

武　紳　当什么头兒！

桂　枝　当王八头兒？

武　紳　当王八的头兒？（想介）丫鬟，我到底是当了無有？

桂　枝　您要当了头兒，还能这么走嗎？早就爬啦！

武　紳　哎呀！

(唱)好一个奴才眞胆大，

侮辱主母犯王法。

賢妻歇息且退下，

〔桂枝、王氏下〕

武　紳　(唱)去見祖父說根芽。(下)

第四十場

〔二家丁引武承休、武恒上〕

武　恒　(唱)菊山登高閑玩耍，

武承休　(唱)相送七郎轉回家。

〔武紳上〕

武　紳　祖父、爹爹与我做主！

武　恒
武承休　你为何这等模样？

武　紳　适才回得家来，听得媳妇房中喊叫，忙进房中观看只見林兒在哪里調戏媳妇。这奴才見我进来，也不知跑往何处去了！

武承休　(唱)听一言不由我心头火冒，

大胆的狗奴才敢犯律条！

叫家院快与我將林兒找到，

一家丁　遵命！(下)

武承休　(唱)無端的家不幸又起禍苗。

武　恒　(唱)劝侄兒你不要心內焦躁，

天大事禍临門有为叔承着。

为此事破出我老命不要，

你父子莫着急暂把气消。

〔一家丁上〕

家　丁　啓禀員外：林兒逃跑，不知去向！

武承休　再去街上訪問奴才的下落。快去！快去！

家　丁　遵命！（下）

武承休　兒呀！回房安慰你妻子去吧！

武　紳　遵命！（下）

武承休　正是：暫且忍下心头恨，（下）

武　恒　遍处寻找惡家丁。（下）

第四十一場

〔林兒跑上〕

林　兒　事情沒成，把飯鍋也砸啦。砸了飯鍋倒是小事，員外回来聞知此事，必要寻找于我；倘若被他們看見，將我拿回府去，定不能輕輕饒过。这便如何是好？有咧！我不免投奔鮑御史府內，躲避躲避，再做道理。就此去也！（走圓場）到啦。門上哪位在？

〔家院上〕

家　院　是誰呀？

林　兒　是我。大叔，您好啊？

家　院　林兒！到此何事？

林　兒　二老爷在家沒有？

家　院　現在書房。

林　兒　您給我回禀一声。

家　院　少候！有請二老爷！

〔鮑二老爷上〕

鮑二老爷　兄長受皇恩，福祿庆滿門。

何事？

家　院　今有武承休的家人林兒求見。

鮑二老爷　喚他进来！

家　院　是！（对林兒）林兒，二老爷喚你！

林　兒　二老爷在上，林兒叩头！

鮑二老爷　罢了！起来！林兒，到此何事？

林　兒　是这么回事情！我慢慢告訴您。只因我家員外終日責打于我。今日又將我赶出門外，是我無处投奔，来到您的府上，求二老爷收留，直当我是条小狗兒，您可憐这条小性命吧！

鮑二老爷　倘若你家主人知道，必要前来寻找于你！

林　兒　二老爷，您怎么說出这样話来啦。我也不是他們武家花銀錢买来的；也不是拿錢典来的；我又沒使他的押包銀，不是我要上哪兒，就上哪兒嗎？今兒个到您这兒来，就是您的人啦。他要到这兒找来，豈不是小看您嗎？我的二老爷！

鮑二老爷　言之有理。他若不来便罢；若是来找，我自有道理。家院，帶他厨房用飯！（下）

家　院　随我来！

〔同下〕

第四十二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烏鴉喜鵲同喧，一时方寸茫然。

〔家院上〕

家　院　奉命去打探，回府报根源。

参見員外！

武承休　罢了。可曾寻着林兒的下落？

家　院　老奴奉命打探，那林兒投往鮑御史府中。鮑二老爷將他留下了。

武承休　想那鮑御史在京为官；家中只有他弟，此人素有强暴之名，今將这奴才收下，难道就罢了不成？我不免修書一封，他若念在同袍之义，將林兒送回也未可定。家院，濃墨！

家　院　遵命！（研墨介）

武承休　武承休頓首拜！

〔牌子。武承休写信介〕

武承休　家院，將此信下到鮑家，立等回話！

家　院　是。

〔分下〕

第四十三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悶坐家中心惊跳，
神摇意乱为哪条？
莫非是武員外想念于我，
因此上过庄来相会知交。

〔童兒暗上〕

田七郎　来此已是。門上有人么？

童　兒　哪一位？（开門介）原来是七老爷到了！我家員外現在書房。七老爷請！

〔田七郎进門介〕

童　兒　啓員外：田老爷到！

〔武承休上〕

武承休　七郎兄来了！請坐！

田七郎　有坐！

武承休　咳！

田七郎　啊員外，每日見俺到来，欢天喜地，今日見了某家，为何咳声嘆气？

武承休　七郎兄，你不必問了！

田七郎　員外！你我乃是生死之交，你隐而不講，是何緣故？

武承休　非是我隐而不講，說来你莫要动气呀！

田七郎　快些講来！

武承休　只因前日你我前去登高，家內無人，書童林兒偸进綉房，調戏你那侄媳。我与叔父回得家来，这奴才已逃出門外。是我命人寻找，聞得鮑府將他留下。今已修書命人索取，尙無回音。故尔心中煩悶。

田七郎　好奴才！

（唱）可恨鮑賊多强暴，

　　倚仗兄势欺乡僚。

　　想前番刀出鞘相应此兆，

　　田七郎今要报救命恩劳。

俺去也！（下）

童　兒　員外！七老爷不辞而別。

武承休　（唱）为什么不辞別匆忙去了，

　　形容慘神色变所为哪条？

喚家丁們走上！

童　兒　家丁們走上。

〔二家丁上〕

家丁甲　可恨林兒心不良，

家丁乙　碎尸万段趁心腸。

二家丁　參見員外，有何吩咐？

武承休　命你二人前去寻查林兒，將他拿获，帶来見我。不可大意！

二家丁　員外請放寬心，我二人自有道理。（下）

武承休　（唱）小奴才全不念主僕之道，

　　傷天理自有那佛祖覌瞧。

〔同下〕

第四十四場

〔起更。林兒上〕

林　兒　（唱）在酒館只吃得酒足飯飽，

　　醉沉沉站不稳心似火燒。

我、林兒。自从来到了鮑二爷府內，如同自己家里一样。今个晚上也沒事兒，不免去到烟花巷中，挑个地方休息休息，有何不可！

（唱）酒飯飽生淫欲我性之所好，

　　我不免到柳巷去把人挑。

　　身形晃步难移强往前跑，

〔二家丁上〕

二家丁　林兒，哪里去？

林　兒　（唱）原来是二位旧故交。

二位大哥，您好！咱們哥兒几个有好几天沒見啦！我眞怪想您的！

二家丁　住了！我把你这王八日的，做下了傷天害理之事，还敢在此。我二人奉了員外之命，前来找你。

林　兒　二位大哥！咱們素常有个不錯，您把我放了吧！

二家丁　不必饒舌！將他綁回庄去！

林　兒　哎呀！您二位只当积德啦！

二家丁　快些走！

〔林兒哭啼介。同下〕

第四十五場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唱）命家將找林兒未見回报，

　　想此事不由我怒气难消。

〔二家丁、林兒上〕

二家丁　林兒拿到！

武承休　帶进来！

林　兒　員外爷，我給您跪下啦！

武承休　好奴才！

（唱）見奴才跪草堂七孔火冒，

　　惡賊子行此事胆把天包。

家丁們！

　　看过了無情棒將賊来拷，

　　打死他方把我怒气来消。

〔二家丁打林兒介〕

〔武恒上〕

武　恒　（唱）忽听得前堂內哭声喊叫，

　　急忙的进房来細問根苗。

　　見林兒躺塵埃头破血冒，

　　尔等們慢动手暂把他饒。

且慢动手！啊侄兒，这奴才虽然做下此事，不可將他打死。

武承休　依叔父之見？

武　恒　將他送到县中發落。

武承休　遵命！家丁們，帶定奴才，隨我往县中走走。帶馬！

二家丁　啊！

武承休　（唱）叫家丁將林兒捆綁帶好，
　　　　跟隨我到衙前同走一遭。

〔二家丁、林兒、武承休下〕

武　恒　（唱）承休兒到县衙將惡奴控告，
　　　　此一去县太爷怎能輕饒。（下）

第四十六場

〔四衙役引姜夠本上〕

姜夠本　（引）七品黃堂县，不能办，被屈含寃。
　　　　（詩）終朝每日醉酕醄，
　　　　民情何必細推敲？
　　　　口揑言詞虛情告，
　　　　严刑拷問屈供招。
　　　　下官、姜夠本。只因前任知县高升府尹，是我花了許多銀兩打点，方得領憑上任。站堂的！無事退堂！

〔鮑府家院上〕

家　院　奉了家爷命，衙中下書文。
　　　　門上哪位在？

一衙役　什么人？

家　院　鮑府差人下書，有書信呈上。

一衙役　候着！回稟太爷：鮑府差人下書！

姜夠本　呈上来。（看介）原来是鮑二老爷与家丁林兒托情之事。（想介）哎呀且住，想那鮑大老爷官居內簾御史，

有許多的照应，此情不得不准。（对衙役）叫他回去，就說今日若有此案，本县照書行事。

一衙役　太爷吩咐下来，你且回去，就說照書行事！

家　院　是。（下）

武承休　（內）走哇！

〔二家丁綁林兒上，武承休随上〕

武承休　（唱）来在衙前下鞍轎，

只見門前貼告条。

原来是新任太爷到，

堂前报告訴根苗。

一衙役　武員外到此何事？

武承休　煩劳通禀太爷，就說乡民武承休，呈送家人来了。

一衙役　回禀太爷：今有本处乡民武承休，呈送家人。

姜够本　这个东西果然来啦，快將原被告，一齐帶上来，帶上来！

一衙役　帶原被告！

〔武承休、林兒上堂介〕

武承休　乡民武承休，叩見太爷！

姜够本　武承休，到此衙署，所告何人？

武承休　前来呈送家人。

姜够本　这个就是你的家人嗎？

武承休　正是。

姜够本　你叫什么名字？

林　兒　小人名叫林兒。

姜够本　林兒，抬起头来。

林　兒　謝太爷！

姜够本　啊！

（唱）見林兒血淋淋珠泪垂掉，
　　大胆的武承休不懂律条。
嘟！好你个胆大的武承休，他犯了你什么家法，为何下这样的毒手？这豈不是以大压小嗎！还敢来呈訴于他。講！

武承休　乡民呈訴家人狠豺成性，調戏主妇。

姜够本　住口！你說此話，好沒道理。你家出此丑事，你就該置之不問才是。再者說，家丑不可外揚，像你这頑固的腦子，簡直是糊塗虫。来呀！責打四十！

武承休　且慢！啓禀太爷：乡民不曾犯法，为何責打于我？

姜够本　不許胡問。打！

一衙役　啓禀太爷：武承休是本乡的乡長，求太爷寬恕！

姜够本　看在你的面上，給我一齐轟出去！

武承休　好狗官哪！

〔林兒下。武承休另下，二家丁随下〕

姜够本　来！退堂！

〔同下〕

第四十七場

田七郎　（內）啊哈！

〔田七郎上，走边〕

凛凛威風煞气高，斬杀淫賊血染刀。

俺、田七郎。适才聞得恩兄武承休呈訴家人，那县官不問情由，將他轟下堂去。那林兒在街上得意揚揚，言講主妇与他私通。是俺心中不平，今夜定要結果他的性命。看天时不早，待俺去往巷中等候。

呀！你看那：

北斗横空夜色深，
万籁俱寂月独明。
为友含冤气难忍，
今晚要打抱不平。
待俺巷中等候便了！（下）

第四十八場

〔家院持灯引鮑二老爷上〕

鮑二老爷　（唱）命家人到衙署求情知县，
小林兒因何故不見回还？
莫非是姜够本不准寬免，
明日里到县中亲走一番。

林　兒　（內）走啊！（上）

家　院　林兒，你回来了？

林　兒　回来啦！

家　院　二老爷与你托的人情不小，你快些叩謝去吧。

林　兒　是啦。林兒給二老爷磕头！

鮑二老爷　起来！起来！

林　兒　多謝二老爷救命之恩！

鮑二老爷　些許小事。林兒！天气不早，歇息去吧。

〔同下〕

第四十九場

武承休　（內）走啊！（上）
（唱）恨贓官把我的牙咬断，
公堂之上羞辱咱。
迈开大步往前赶，

来到鮑家府門前。

来此已是鮑家門首，双門关閉，想是睡着了。待我打了进去！（叩門介）

〔家院拿灯籠上。林兒暗上〕

家　院　什么人在此暄嘩？

武承休　开門！

家　院　你是哪里来的？

武承休　武承休大老爷前来寻我家奴林兒，快快与我叫了出来！

家　院　那林兒現在吃我們府上的飯，屬我們管，你管不着了！快些回去，若叫我家二老爷知道，那时將你送到县中，悔之晚矣！

武承休　好賊子，气死我也！

〔二家丁上，攙武承休下〕

家　院　林兒，你家主人前来找你，叫我給搪走了！

林　兒　劳您駕！

家　院　天不早了，我要睡覚去啦。

林　兒　您請便吧！

〔家院下〕

林　兒　好你个武承休啊！胆子全長在你身上啦！要是不給你个厉害，你也不怕！咱們擱着这个碴兒，今兒晚上还有人請我喝酒哪！不免將屋門帶上，街前走走。正是：暫忍心头恨，一醉解千愁。（下）

第五十場

田七郎　（內）走啊！（上）

（唱）俺心中怀不平滿腔煩惱，

不由得無名火气冲九霄。

黑夜里找林兒不見来到，

林　兒　（內）好酒啊！

田七郎　（唱）又听得那边廂喊叫声高。

且住！那旁有人喊叫，待我躲在暗中观看！

〔林兒醉上〕

林　兒　哎呀！好黑的天哪！怎么喝了一壺酒就醉啦！

田七郎　呔！你是何人，黑夜行走？

林　兒　我是走路的，你問我干什么？

田七郎　俺是巡夜之人，不通名姓，休想过去！

林　兒　我告訴你，吓你一跳！我是鮑御史府中新来的管家，我叫林兒！

田七郎　你怎么講？

林　兒　我叫林兒，不含糊！

田七郎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看刀！

林　兒　你是何人？咱們素無仇恨，为何提刀就砍？

田七郎　林兒，你可認識俺？

林　兒　听着倒耳熟，就是看不淸你是誰？

田七郎　俺是东村獵戶田七郎！

林　兒　原来是七太爷。您打獵为生，怎么改了路劫啦？

田七郎　住口！想你这奴才調戏主母，丧尽天良。是俺聞知此事，今晚在此等你。林兒呀，小奴才！这也是天理难容，狹路相逢，兒的报应到了！

林　兒　哎喲！我的七太爷，您饒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啦！

田七郎　我倒有心放你，只是俺手中的鋼刀，不肯放过！

〔林兒叩头乞饒介。牌子〕

田七郎　看刀！（杀死林兒介）且住！杀死林兒，去了俺心头之恨，就此回家禀告母亲便了！（下）

第五十一場

〔二更夫上〕

更夫甲　打更之人受艰难，

更夫乙　拿着黑夜当白天。

更夫甲　大街小巷来回串，

更夫乙　就怕抛磚鬧狐仙。

〔更夫甲被絆着〕

更夫甲　呦！这是什么东西？拿灯照照！（照介）啊！这不是林兒嗎？怎么叫人給杀啦！咱們快送信兒去吧！

〔同下〕

第五十二場

〔四下手、家院引鮑二老爷上〕

鮑二老爷　（唱）心中只把武家恨，

在門前叫罵我所为何情？

清晨起且把那前庭坐定，

除却了武承休方得气平。

〔二更夫上〕

二更夫　門上哪位在？

家　院　什么人？

更夫甲　管家，您早起来啦！

家　院　到此何事？

更夫甲　您府上新来的那位林兒，也不知被何人杀死在巷口啦！

家　院　你是亲眼得見么？

二更夫　我們倆人都瞧見啦！

家　院　待我与你回禀！二老爷！更夫巡夜，看見林兒被杀巷口！

鮑二老爷　啊！林兒被杀，可有凶手？

家　院　無有凶手。

鮑二老爷　是了！想是武家派人將他杀死，与我做对。众家丁！随我到县中报告！帶馬！

（唱）聞听家院报一信，

林兒街前丧殘生。

人来与我把馬順，

亲往县衙走一程。

〔同下〕

第五十三場

〔姜夠本上〕

姜够本　（念）做官要胆大，

遇事休害怕，

只要有銀錢，

哪管犯王法。

〔衙役上〕

衙　役　鮑二官人求見。

姜够本　有請！

衙　役　有請！

〔鮑二老爷上〕

鮑二老爷　县尊！

姜够本　二官人！哈哈哈……請！請坐！不知二官人駕到，

恕我失迎之罪！

鮑二老爷　岂敢！前日貴县多有分心，当面謝过。

姜够本　些許小事，何劳挂齿。二官人到此，必有所为？

鮑二老爷　只因太爷將俺書童放回，那武承休心中不忿，黑夜之間，將書童杀死街前，望太爷將凶手拿来償命！

姜够本　好哇！这个武承休的胆子不小啊！来呀！快將武承休帶来，不得有誤！

衙　役　是！（下）

姜够本　来！二堂摆宴，与二官人同飲！

鮑二老爷　来此就要叨扰！請！

〔同下〕

第五十四場

〔二衙役上〕

二衙役　奉了太爷命，来拿犯法人。

来此已是，門上有人嗎？

〔家院上〕

家　院　午觉还未醒，又听叩門声。

是哪一位？（开門介）原来是二位班头！到此何事？

衙役甲　員外可在府上？

家　院　現在家中。

衙役甲　您給我們回一声兒，見了員外再說。

家　院　請少候！（进介）有請員外！

〔武承休上〕

武承休　家有不幸事，坐臥不安宁。

何事？

家　院　差人求見！

武承休　进来講話！

家　院　二位！員外有請！

二衙役　是！（进介）員外在上，差役有礼！

〔武恒暗上，听介〕

武承休　罢了！坐下！二位到此何事？

二衙役　員外！您还不知道嗎？

武承休　我不曉得！

衙役甲　只因員外完案之后，当日夜內，也不知是何人將林兒杀死巷口。鲍家二官人將您告下来啦！县太爷命我二人請您到县里問話。

武承休　你且少待！（背供介）哎呀且住！这奴才被人杀死，去俺心头之恨，但不知是何人杀的？（想介）啊啊是了！想是那七——

家　院　員外，要謹愼一二！

武承休　二位！想那林兒被人杀死，我在家中是一概不曉。难道說，还要誣賴于我不成？

衙役甲　員外，您別着急，我們倆人是奉命差遣，不能不来。有什么分辯，您見了我們太爷再說！

武承休　如此县中走走。

武　恒　且慢！待为叔前去。

武承休　叔父年迈，还是侄兒前去吧！

武　恒　如此一同前去！

衙役甲　員外，随我来！

武　恒　（唱）無端禍事从天降，

鲍家倚势压善良，

叔侄双双县中往，

〔众走圓場〕

武承休　（唱）与他分訴在公堂。

二衙役　来到啦！待我回稟。（对内）武承休傳到！請老爷升堂！

〔四衙役、姜夠本上〕

姜够本　去傳武乡長，不見到公堂。

二衙役　武家叔侄傳到！

姜够本　帶上来！

武　恒
武承休　武　恒
武承休　叩見太爷！

姜够本　嘟！我把你这大胆的武承休，本县念你是一乡之長，將你放回家去。你就該閉門思过，不該行凶將林兒杀死。难道你就不怕王法嗎？

武承休　启稟太爷：乡民乃是世代書香，怎敢做那犯法之事？望求太爷公断。

姜够本　本县断事如神，絕不徇私，你就招了吧！

武　恒　住了！你道俺侄兒將林兒杀死，可有見証？

姜够本　你这个旁听的，怎么也說起話来啦！要見証？給你个見証！来！請二官人上堂！

二衙役　是！請二官人上堂！

鮑二老爷　（內）来也！（上）

太爷在上，学生有禮！

姜够本　二官人請坐！武恒，你方才言道：要一見証！你抬头观看！

武　恒　好賊！

（念扑灯蛾）

賊子太欺心，太欺心，

倚仗你兄压乡民，

林兒死刀下，

为何賴好人？

与你無仇恨，

害我为何情？

气惱往上奔，

与你把命拚，把命拚！（欲打鮑二介）

鮑二老爷　好一个老狗！

〔鮑二推武恒，看看倒地，被武承休攙住〕

姜够本　好一个胆大的武恒，竟敢咆哮公堂，目無官長！来呀！与我打！

四衙役　啊！（打武恒介）

武承休　且慢动手！

姜够本　將他推下堂去！

衙役甲　（摸武恒介）启禀太爷：武恒沒气兒啦！

姜够本　搭下堂去！二官人，你我后面飲酒！

四衙役　下去！

〔姜够本、鮑二老爷下。众衙役随下〕

家　院　启禀員外：老員外受刑不过，气絕身亡。

武承休　你怎么講？

家　院　气絕身亡！

〔四家丁暗上〕

武承休　哎呀！

（唱）听說是老員外立斃杖下，

气得我武承休咬斷鋼牙。

哭一声老叔父身归泉下，

叔父啊！

在陰曹等孩兒碰死公衙。（欲自尽介）

家　院　(攔介)啊員外，老員外已死，不能复生，徒死無益。不如先將尸首抬回家去，再做道理。

武承休　言得極是。你先回去送信，打扫灵堂。

家　院　遵命！(下)

武承休　(唱)我这里將尸灵抬回家下，
　　兒与你报此仇杀却寃家。

〔同下〕

第五十五場

田七郎　(內)走哇！(上)
(唱)适才間过往人紛紛講話，
　　狗賊官將武家拿到公衙。
　　老員外屈死在刑杖之下，
　　無明火高千丈將某气煞。
且住！只因俺心怀不平，將那林兒杀死。县官不問情由，將武員外叔侄拿問。老員外受刑而死，皆是俺之罪也！(想介)哎呀！想俺七郎受武員外大恩未报，如今他遭此不白之寃，难道就罢了不成！(又想介)也罢！待俺回家禀明老母，去至衙中，將武員外的仇人，杀他个干干淨淨。我就是这个主意，俺就此去也！(下)

第五十六場

〔田子、田母上〕

〔起初更〕

田　母　(唱二黄原板)
　　武員外被傳訊寃枉难辯，

命七郎探动静去到衙前。

为此事叫老身提心吊胆，

不由我双眉鎖心意悬悬。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唱）一路上暗思想肝腸痛断，

我只得回家去稟告高年。

进草堂見老母愁容滿面，

七郎兒跪膝前問母金安。

母亲在上，孩兒参拜！

田　母　罢了。兒呀！打听武家之事，怎么样了？

田七郎　母亲哪！孩兒去至街前，众乡民紛紛言講，西鄰鮑御史之弟，將武家叔侄告將下来。林兒被害，誣告武家杀死。本县的贼官，不問情由，將老員外立斃杖下。恩人武承休被家人解劝回家，办理丧事。因此孩兒回来与母亲商議，除去狗官，一来与武家报仇；二来与本地乡民除害！

田　母　我兒言得極是。我一家受武員外大恩未报，必須以性命相酬。但只一件，此去县衙，恐你我母子不能見面了！

田七郎　孩兒此去，必將武家仇人杀尽，兒也难免一死！哎呀母亲哪！孩兒再也不能尽孝了啊！

田　母　兒待怎講？

田七郎　不能尽孝了！

田　母　七郎！我兒！哎兒呀……

（唱二黃倒板）

听兒言不由我心惊胆战，

七郎！我兒！哎兒呀……

（唱二黄摇板）

好叫我一陣陣泪洒胸前。

武員外待我家恩德不淺，

破家財搭救你得命回还。

大丈夫生在世情义为重，

我的兒呀！

受他人点水恩当报涌泉。

兒呀！你不必挂念于我，孙兒年小，自有为娘教管，長大成人，与田門接續香烟。你快些去吧！

田七郎　母亲！兒去之后，母亲何处安身？

田　母　为娘帶領孙兒，远走他乡，自有安居之处！你……不必管了！

田七郎　母亲哪！

（唱）都只为受他人救命恩典，

杀贜官除悪霸身入龙潭。

頃刻間咱母子就要离散，

叫孩兒怎能舍白髮高年。

田　母　哎呀！

（唱）听罢兒言肝腸断，

倒叫老身兩为难。

哎呀且住！我兒不忍分別，如何是好！我不免帶領孙兒先行走去，远避他乡。我就是这个主意！兒呀！你今留恋不舍，要尽为子之道，也罢！孙兒！

〔敲二更〕

田　子　祖母！

田　母　譙楼已打二鼓，收拾行囊，趁此月色光明，随祖母奔往他乡便了！

田　子　遵命！（取包袱介）

田　母　（唱）七郎兒他不忍恩情兩断，

生离别活拆散頃刻之間。

狠心腸帶孙兒忙把路趲，

〔田母領田子跑下〕

田七郎　哎呀且住！母亲慌忙走去，未說明白在何处安身，待俺赶上！（对內）母亲慢走，孩兒来也！（下）

第五十七場

〔田子、田母上〕

田　母　（唱）狠心拋兒出庄院，

田七郎　（內）母亲慢走！

田　母　（唱）又听七郎把話言。

〔田七郎上〕

田　母　兒呀！你赶来做甚？

田七郎　母亲拋兒一走，也不說明投奔何方。可有什么言語囑咐孩兒几句！

田　母　兒呀！事到如今，为娘也無有什么言語囑咐于你，我与孙兒自有安身之处，你放心就是。（想介）哎呀兒呀！若是要我囑咐，你且听了。回得家去，將茅屋放火焚毀，扮一樵人模样，去到县衙將武家仇人杀死，你也不必逃走，也不必挂念为娘，你你你……就自尽了吧！

田七郎　哎呀！（昏倒介）

田　母　孙兒！快些趲路！

〔田母領田子下〕

田七郎　（醒介，看介）母亲！哎呀！

（唱）老娘亲吩咐俺言語一片，

　　为报恩反做了不孝兒男。

母亲吩咐于我，將房屋焚化。待俺回家便了！（走圓場）母亲命俺改扮樵人，就此改扮起来！（改裝介）且喜鄰人离此甚远，待俺放火燒房！（燒房介）

〔起三更〕

田七郎　呀！譙楼已打三更，趁此無人，待俺衙中走走！正是：为友全交报仇寃，杀奸除暴斬贓官。走！（下）

第五十八場

〔打四更。鮑二老爷上〕

鮑二老爷　（內唱西皮倒板）

　　在衙中与县尊同把酒飲，

〔家院攙鮑二老爷上，吐介〕

鮑二老爷　（唱西皮搖板）

　　只吃得醉沉沉难把路行。

　　他將我留宿在書房住定，

　　明日里清晨起再回家門。

迴避了！

〔家院关門介，下。鮑二老爷入帳介。打五更〕

田七郎　（內）啊哈！（上）

（詩）奉命改扮樵夫裝，

　　背插單刀鋒刃鋼。

　　老母慈命不敢抗，

　　劬劳未报愧难当。

且住，来此已是县衙，待某施展武艺，越牆而过。（跳桌子，走圓場）来至衙中，但不知惡霸、贓官住在哪

里？（听介）听那旁房中，沉睡如雷，待俺进去看来！

（推門进入，走矮子，掀帳介）

鮑二老爷　帳外何人在此打攪？

田七郎　你是何人？

鮑二老爷　昨日你家县尊，將二老爷留下住宿，难道你們不知么！

田七郎　听你之言，你莫非是西鄰御史之弟么？

鮑二老爷　正是你鮑二老爷。

田七郎　好啊！（拔刀介）休走，看刀！

〔家院上，送茶。鮑二老爷踹帳子、与家院碰介，跑下〕

田七郎　哪里走！（追下）

家　院　哎呀！（下）

第五十九場

〔家院上〕

家　院　吓死我了！去与二官人送茶，也不知哪里来的大汉，將二官人追跑！快快报与太爷知道。有請太爷！

〔姜夠本扶姿上〕

姜夠本　何事？

家　院　适才小人与二官人前去送茶，不知哪里来的大汉，手持鋼刀，將二官人追跑！

〔姜夠本怕介，躺下。姜姿跑下〕

姜夠本　快往总爷衙門調兵，捉拿刺客！

〔分下〕

第六十場

〔田七郎追鮑二老爷上，夺刀，杀鮑二老爷介〕

田七郎　杀死强人，不免寻找贓官去者！（下）

第六十一場

〔山当倘、毛老道、白眼狼、苟畢上〕

白眼狼　哎呀列位呀！老員外死在公堂，少員外染病在床。想你我受了員外的恩德，何不暗帶利刃，去往县中探望，順便把知县刺死。咱們再远走高飞，一来报答員外的恩德；二来咱們也另想个别的生路。你們看好不好？

山当倘
毛老道　言之有理。

苟　畢　我是不能去的！

白眼狼　你怎么不能去？

苟　畢　不去，我有主意！

白眼狼　你有什么主意？

苟　畢　依我的主意：（指毛老道）你化你的小緣，（指山当倘）你拉你的大鎖，（指白眼狼）你还是拉你官司縴！

白眼狼　那么你哪？

苟　畢　我呀，学徒去！

白眼狼　不必多言！抬头观看，前面已是县衙。

〔幕內喊介〕

白眼狼　啊！你們听！里头哭声震耳，喊杀声震，大家混进衙去！

〔众走圆場〕

白眼狼　那边有一太湖石，你我藏在石后，暗中偷看。

〔众藏介〕

〔姜夠本慌忙跑上〕

姜修本　方才家院来报，不知何处强人到此，將二官人杀死，又往臥房去了！我那爱妾不知存亡。官兵还未曾来到，如何是好？不免藏在厠所之內便了！（下）

〔田七郎追姜妾上，过場下〕

白眼狼　你瞧見沒有？原来是田七郎，准是給咱們員外报仇来啦。你我大家赶上前去。

〔众圓場。田七郎追姜妾上。苟畢將姜妾放过，逃下。苟畢跟下〕

白眼狼　七老爷，我等在此！

田七郎　你是何人？

白眼狼　您連我全不認識啦！我們是武家的門客——貧僧、老道、旁蘑菇、不开招。

田七郎　你們到此做甚？

白眼狼　您干什么来啦，我們也干什么来啦！可曾找着知县？

田七郎　不曾見着狗官，不知他逃往何处去了？

白眼狼　我告訴您哪！那县官自言自語的，他說：官兵还不曾来到，不免在厠所中藏躲。往那边兒去啦！

田七郎　你且閃开了！（下）

白眼狼　你們瞧苟畢，追那个小娘兒們去啦，咱們把他赶上。追！

〔同下〕

第六十二場

〔苟畢追姜妾上〕

苟　畢　小娘子，不要跑，我来救你！

姜　妾　您要把我救出去，我跟您过日子去！

苟　畢　你就是当我的老太太，吾也是願意的。

〔山当倘、毛老道、白眼狼上〕

荀　畢　我与你們三位見見，这是我們老太太。

姜　姿　我是你一个人的干老太太！

荀　畢　她要跟我过日子去了！

白眼狼　你要跟他去嗎？

姜　姿　我也不論人格兒，你們誰的掙項大，我就跟你們誰去！

山当倘　洒家的掙項不小。

姜　姿　你憑什么哪？

山当倘　古庙一座，衣鉢戒牒一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白眼狼　不是吧？您那座宝剎，不都成了拉屎大院了嗎？

毛老道　山人我的家当不小！

姜　姿　你有什么家当呀？

毛老道　山人有古庙一座，还有法器一份！

白眼狼　不是您那份法器嗎？成輩子的沒事兒，非得戏班兒里唱“五元哭坟”才往出賃一回哪！

荀　畢　吾的本領是不小的！

姜　姿　你有什么本領啊？

荀　畢　吾要上南貨店学徒去，每天偷他几根臘腸兒，你就吃不了的！

白眼狼　挨不着的罵，全叫你挨啦！我倒有个主意！

姜　姿　你有什么主意？

白眼狼　咱們起一支公道会。

山当倘
毛老道　什么叫公道会？
荀　畢

白眼狼　咱們四个人抓会，誰的点兒大他就跟誰！

〔擂鼓、喊杀介〕

白眼狼　官兵来啦，咱們快跑吧！

〔同下〕

第六十三場

总　兵　（內）众官兵，將县衙圍住了！

四龙套
四上手　（內）啊！

〔四龙套、四上手、总兵上，过場下〕

第六十四場

〔姜夠本上〕

姜够本　哎呀！这厕所之內，藏躲不住，如何是好？

〔田七郎上〕

田七郎　哪里走！

〔田七郎欲杀姜夠本，四龙套、四上手、总兵上，冲开，姜夠本下〕

田七郎　呔！你是何人，敢擋住老爷的去路？

总　兵　你这强人杀官劫印，难道你不怕王法？

田七郎　狗贓官！你們身受皇家爵祿，不思尽忠报国，反倒欺压乡民，是俺心怀不平，要將你們这些狗官斬尽杀絕。休走！看刀！

〔架住。四龙套、四上手下。田七郎、总兵起打介，双收下〕

第六十五場

〔四龙套、四上手上，过場下。总兵上，田七郎追上，起打。总兵败下。田七郎追下〕

第六十六場

〔四龙套，总兵上〕

总　兵　那一大汉，杀法厉害！众將官！將县衙团团圍住！

四龙套
四上手　啊！（贼介）噢！

〔同下〕

第六十七場

〔田七郎上〕

田七郎　且住！杀了半日，四面官兵团团圍住，不能寻找贓官，如何是好？蒼天哪，蒼天！想俺田七郎奉母之命，与武家报仇雪恨，誰知贓官逃走，不知去向，俺又不能杀出重圍，倘若死在官軍之手，俺的英名休矣！贓官哪，贓官！俺田七郎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要与你誓不兩立也！（牌子）不免拜謝母亲养育之恩，寻个自尽了吧！

〔"風入松"牌子，自尽介〕

〔四龙套、四上手、总兵上〕

四龙套　启禀总帅：此人乃是獵戶田七郎，自尽在血泊之中，尸身不倒！

总　兵　回稟县尊知道！

四龙套　有請县太爷！

〔四衙役、姜夠本上〕

姜夠本　吓死我啦！多蒙总爷搭救，小官当面拜謝。

总　兵　罢了！貴县！那獵戶田七郎行刺于你，你与他有何仇恨？

姜夠本　小官与他并無仇恨。

总　兵　既無寃仇，他自尽在血泊之中，因何尸身不倒，此人必有不平之忿，你去看来！

姜夠本　小官去看！田七郎，田七郎！你为何謀杀与我？

〔田七郎尸身杀姜夠本介。姜死介〕

总　兵　七郎死后將他杀死，必有寃屈之事，將知县尸首搭在后面！

四上手　啊！（搭尸下介）

总　兵　你等可知，田七郎家中还有何人？

四龙套　只有老母、孤兒，昨晚失火，片瓦無存！

总　兵　噢噢是了！田七郎尸身不倒，他家中被火焚燒，看来他母子必有被屈之事！

〔田七郎尸倒介〕

四龙套　田七郎尸倒！

总　兵　眞乃是生則有勇，死則成名。来！將田七郎尸身好好看护，不可伤坏，有人領取，只管与他領回，不得違誤！

四衙役　遵命！（下）

总　兵　众將官！人馬撤回！

四龙套　啊！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390
定　　价：(7)0.41元